

稗史叢書之四

太平天國軼聞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  
研究部  
圖書室



分類號數 627.75

著者號數 841

登錄號數 6710

四之書叢史稗

太平天國軼聞提要

洪楊發難粵西延及大江南北幾有疆宇之  
大半爲有清歷史上一大事實太平諸王之  
梟雄中興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各地  
蹂躪之慘財物之劫攘士女之污辱遺聞軼  
事父老所流傳私家所記述本編搜羅詳盡  
分類編纂輯成巨著一大好完全之野史也

## 凡例

一 洪楊之役兵延兩代垂成而敗爲有清歷史上一大事故向無專書其散見者一鱗半爪漏失殊多茲就父老之傳聞他書之紀載薈萃成編雖未敢自謂無遺而事實略具尙足以饜閱者

二 事實之搜采有得諸傳聞者有見諸他書者大同小異不免錯出本編特兩存之以備參考

三 本編次序首叙太平人物事迹中興諸臣次之地方之蹂躪士女之冤苦又次之其餘詩文雜錄凡可以爲事實上之佐證者亦復概加輯入

四 兩方面之是非本無定論本編記述事實不主偏袒其見貶見褒處祇就當時之輿論與採入之原書爲準非編者之畸輕畸重也

五 本編所采大半秘藏之本爲清代所禁刊者與官書所紀載異點甚多事較翔實此野史之有價值處海內大雅當不河漢斯言

六本編告成甄采之書五十餘種纂輯之功頗費時日惟見聞所及容有遺漏搜求之舉仍當繼續不已如有所獲再作補編以成洪楊一代之全史

# 太平天國軼聞卷一 目錄

洪秀全之歷史(附其子福瑛)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附福瑛

楊秀清之始末

洪楊齟齬爰由宣嬌

風倒東園柳之隱語

東王處魯恭敬極刑

賴漢英等計除東王

天王召北翼二王圖楊氏

傅善祥力諫東王

北翼二王滅楊氏

石達開出走

韋昌輝之被殺

翼王入川後獲天王書

石達開之日記

石達開之不死

太平天國軼聞卷一 目錄

MG  
1000



3 2168 6346 8

太平天國軼聞卷一 目錄

石達開就擒後之評論

蕭朝貴馮雲山之始末

韋昌輝石達開之始末

丞相何震川掌朝儀同將軍盧賢拔之文治

蒙得恩之恩寵

洪大全之風雅

其二

大頭檢點

畢三父

陳玉標

李來中

楊輔清

策士錢江

王曉上李秀成陳攻上海策

陳玉成受擒記

李秀成之被擒

某參將軼事

楊大頭

何鏡人

寶福壽

鍾芳禮

何李之獻房中術

洪氏四王

仁發仁達售帖漁利

干王仁珩出使歐美

二王縱吳長崧通款之罪

干王阻李秀成遷都大計

干王與堵王黃文金之朋比

蕭有和殺廖四妹

蔣驢子

胡元煒

宮人楊氏

洪福創三合會於舊金山

李紹熙

開科舉

科舉命題之怪誕

葉孝廉科舉述聞

考試女子

新進士朝儀

女館創設之原因

女館設團如軍制

洪宣嬌私縱紅鸞

蒙得恩爲女館新總管

女館中趙碧城之獄

女館解散

太平君臣多戀壁

東楊龍幸侯裕寬

侯裕寬黃啓芳陷張炳元

太平天國軼聞卷一 目錄

韋昌輝嬖童黃啓芳

宣嬌啓芳謀陷侯裕寬

復闈豎之制

沈良江之筆記

指配

男妾

珠帳

興國人之不義

賄寇之被給

洪秀全日記冊

上帝會

洪氏外交政策

洪楊託名妖術

酒罈之拒洋人

陸建瀛之誤國

杭垣之陷

捏造神兵

蘇州失陷時軼事三則

咸同太平年表

冊 16. 文明書局(上海) 12 JAN. 1942

# 太平天國軼聞

## 卷一

洪秀全之歷史 附其子福瑣

廣西土瘠民貧。獞獠雜處。林深菁密。久爲逋逃淵藪。有洪德元者。種山課徒。善占卦。及日者術。英吉利初犯廣東之歲。德元私習邪教。傳授鄉里。誘取財物。初無異志。及英夷和議大定。諭知武備廢弛。官兵懼怯不足畏。乃隱有揭竿之心。於是更立名目。益務詭秘。分拆洪字。以三。八。二。一。爲號。出入楚粵之交。廣收徒衆。每歲徵銀五兩。名爲香火。實則供其饜飡浪遊之費。見者皆稱爲洪先生云。方是時。兩粵匪徒衆類繁多。而德元藏跡愈深。歸之者愈多。廣東花縣人鄭秀全者。與兄仁發。仲達。同父異母。皆以種山自給。秀全少嘗讀書。粗識文義。顧體質肥鈍。了無異人處。同學友馮雲山。才識明練。常爲秀全演說古今成敗事。教以煽惑人心。故二人深相結。一日秀全



(南)

病死。而胸腹不冷。七日復甦。自是言語怪誕。問以往事。茫不記憶。但歷稱耶穌神異。上帝命勸世人。皈依耶穌。免禍得福。動輒僵臥一室。禁人窺伺。私攜乾糧。歷數日而後出。出則謂與上帝議事。不食亦不饑也。其荒唐詭譎類如此。雲山又從而行之。謂人心機詐。大難將至。不拜上帝。則蛇虎螫人。立教之初。不強取。不多求。愚民稍稍從之。至是聞德元傳教廣西。與雲山徒步往投。一見大喜。相倚如左右手。歲餘。德元病死。秀全與其妻子謀。匿德元屍而沉之。詭云昇天。而已冒洪姓。代領其衆。勢益張。

其一

粵逆洪秀全。廣東花縣人。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爲業。先從上帝會。繼托名西洋天主教。捏造天父天兄名目。撰各妖言書。肆爲煽惑。遠近不逞之徒附之。道光三十年六月。在桂平縣金田村倡亂。不過千百人耳。延既久。脅從愈衆。僭僞號太平天國。稱天王。騷擾至十六省。陷名都大城郡縣六百餘處。自古以來。盜賊縱橫之甚。未之有也。同治三年五月。大軍圍之于江甯城垂克。乃仰藥死。賊平。搜得其尸寸磔之。後烈

火焚之。其子洪福瑱。次年亦獲于江西之廣昌縣。凌遲處死。逆案遂結。然天下被其毒者已十有五年。攷其行事全無義理。而能作亂如是之久。殆劫運使然耳。逆先改正朔。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一月有三十日。三十一日者。遂不置閏。而改天。干地支之名。如丑爲好卯。爲榮亥。爲開之類。繼滅人倫。令軍中夫婦不得同處。蕭朝貴僞封西王。其妹壻也。朝貴之父于長沙途中。私招朝貴之母同臥。朝貴卽公訟。斬其父母。警衆揚揚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爲父母也。而其妻洪宣嬌與僞東王楊秀清通。嘗共臥起。爲衆所見。乃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同胞兄妹。臥何嫌。我令宣嬌與秀清臥者。爲天下兄弟姊妹贖病也。洪逆乃號楊逆爲禾。乃師贖病主。蓋賊最尊者曰天父。追其所自出。云有叔嫂姦而生耶。火華卽爲天父。天父以一七日造成世界。生五子一女。長爲耶穌。次爲洪逆。次爲楊逆。又次爲馮逆。爲韋逆。女爲宣嬌。卽洪逆之親妹。蕭朝貴殺其父母以示天條。而妻與楊逆通。則不敢言。韋逆之父尊爲國宗伯。然見韋逆亦跪而稱千歲。其悖謬如此。後馮逆被擒。正法。韋逆殺楊逆並宣嬌。後

爲洪逆所殺。蕭朝貴于湖南爲官軍擊斬。其起事死黨。遂無一人存者。

賊之最無道理者。曰講道理。每遇講道理之時。必有所爲也。凡擄衆搜糧。則講道理。行軍出令。則講道理。選女色爲妃嬪。則講道理。驅蠢夫壯丁爲極苦至難之事。則講道理。究其所講者。其初必稱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莫大功德。理應供奉歡喜。娛其心志。暢其體膚。爾等衆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財祿。驕淫怠惰。犯天條律云云。以後則宣揚賊將欲爲之事。以一衆心。而復引天父之語以證之。如謂孔子爲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將其責打手心等語。聞之令人髮指。即在賊中之人。聞之亦不復信也。

其二

洪秀全七歲。就村塾讀書。性嗜學。而資敏復過人。十八歲。卽以史學文學知名。以貧故。設塾於鄉。藉束脩以餬口。會父母相繼卒。除服後。應童試。赴郡考。途次見一星者。爲人決休咎。多奇中。就而問之。星者曰。子非功名中人。然貴不可言。願自愛。秀全笑。

謝之。翌日於雄鎮街。遇二人偕行。贈秀全書九冊。名曰勸世靈言。試畢携之歸。初僅閱其封面。未暇及其內容。貯之笥中者經歲。是歲院試落第。明年夏。秀全獲病。夢爲人所召。醒以爲不祥。乃召諸戚友至。與之決別。奄奄一息者經旬。病愈後。語人曰。病重時。我雖不能動。不能言。然心殊了了。初夢一龍一虎一鷄入室。繼之者多人。衣美服。奏天樂。昇我登輿而去。至一地。見男女多人。衣皆古製。見我至。咸與爲禮。一媪亟前推我入河中。使浴而後進。入一殿。衆以刀破我胸。取我心而易之。惟不覺痛苦。殿中藏小冊子甚多。皆勸人爲善者。瀏覽畢。入別殿。見一老者。據上座。威嚴若神。鬚髮作黃金色。衣玄服。見我入。召之前。垂淚而言曰。世界人類。皆我所創造。食吾之食。而衣吾之衣。然於其中。欲求一眞愛我而敬我者。未之有也。願爾毋效其所爲。因賜劍印各一。以爲降魔之用。且戒其不可妄加於姊妹兄弟之間。又賜黃色菓一枚。啖之。味至甘美。我既拜賜。懼弗克勝。力辭。老者慰我曰。好自爲之。吾當於冥冥中助汝。我乃拜而去。轉瞬間。所歷者已不可復睹。然病亦尋愈。蓋臥病已四旬餘矣。云云。秀全

於病中恒見一中年之人呼之爲兄。授秀全以正道。並降妖之法。其家人每聞秀全在房中擊刺踴躍。如臨大敵。且狂呼斬妖之聲。不絕於耳。云按洪楊之黨。每呼清兵爲妖。不知是何用意也。

其四

咸豐時。有劇盜渾名羅巢德者。極爲猖厥。後以官吏捕之嚴。乃率其黨人及家眷遁往廣西。合於大頭羊大里魚等大股。四出擾民。焚掠甚慘。鄉間乃設立保良攻匪會。率亦無濟。凶燄愈張。而洪氏乃應運而起矣。洪名秀全。與黨人馮雲山亦保良攻匪會內人也。上命林則徐往平西粵之亂。林夙有威望。先聲奪人。盜賊聞之。散去者大半。林未到任而疾作。死於道。時兩廣總督徐廣縉庸而又貪。專以外交藉口。不肯出兵辦匪。性又乖張殘忍。殺沈米義士。監斃梁友竹。怒捉潘鏡泉。妄作威福。人人共憤。多有亡命西走者。故廣西之亂。黨復盛。然亂黨雖多。并無大志。唯洪秀全少具胆略。結納英雄。中歲家日落。鬱鬱不得志。聞西人傳布耶穌教。遂於二十八年赴香港。詣

莫牧師郭士笠門受業。讀上帝書。心有所得。西人令其入廣西傳道。給以工食。寓於胡以晃之村。故得列名保良會。馮雲山亦於澳門入天主教。其時已返粵西。以訓童子爲業。初年廡居黃宅。次年廡居曾宅。常以其宗教說勸人。有張秀才者。稟許其邪言惑衆。官卽捕拿馮雲山及黃曾二人於獄。黃曾皆監斃。雲山以用賄得釋。遞解回花縣原籍。不久又復西行。爲貴縣差役認出。索賄不滿其欲。欲擒致之。鄉人咸庇馮毆差。差稟諸縣官。謂該鄉謀叛縣官移營請剿。大兵圍村。村人危急。罔知爲計。馮洪乃糾合鄉民與官兵相拒。遂舉旗反。上命周天爵向榮剿之。相持久。竟不能克。洪率黨蓄頭髮易服色。不准劫掠民庶。軍令嚴整。行兵又有法度。立志恢復前明。專與滿清爲敵。誓衆文有『奮力協志。比項羽之破釜沈舟。觀變沈機。效漢光武之中興起義等語。』

### 其五

洪秀全原籍廣東花縣。生於嘉慶十七年壬申。身癡肥。路識字。父國游與母均早死。

秀全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爲生。先是廣民朱九疇。倡上帝會。秀全及同邑之馮雲山。踵師之後。以秀全爲教主。道光十六年。偕雲山游廣西。住桂平武宣二縣接壤之鵬化山中。傳其教。託名西洋天主教。設天父天兄名目。著書傳布。遠近爭附之。三十年六月。自桂平縣之金田村倡亂。所遇輒焚房舍。絕安土望。脅從甚衆。初踞永安州。號爲太平天國。稱天王。逼桂林。撲長沙。衆呼萬歲。咸豐二年。陷武昌。順流下長江。掠民船萬餘艘。民男婦約五十萬人。勢甚張。自黃州下至安慶城。悉爲洪所有。二年二月初十日。攻奪江寧城。蔓延十六省。得城大小六百餘。造宮室輿馬服飾。封諸官。爲王者制。嘗受制於東王楊秀清。閉令深藏。號令一秀清出。秀清乃自由。而不能籍其下。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清逼江寧城。垂克。仰藥死。埋尸宮內。洪宮婢。爲湖南道州黃姓女子。指出埋處。於六月二十七日。發掘洪尸。遵其教。不用棺木。以繡龍黃緞包裹。頭禿無髮。鬚尙全存。已班白。左股右膀。肉猶未脫。舉烈火焚之。

其六

太平王洪秀全頗工文辭。恆以魏武帝橫槊賦詩自况。嘗自撰一楹聯曰。先主本仁慈。恨茲汗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貌躬實慚德。望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江山。其府中正廳懸一聯曰。維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歸我版圖。一乃統於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萬斯年。其寢殿聯曰。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斯誠健者。東面而征。西面而討。救廿一省無罪良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曰仁人。不知何人手筆。或曰寢殿聯爲忠王李秀成所擬。正殿聯乃秀全自撰也。傳聞當時外人頗有袒助秀全之意。洎此聯宣布。遂引爲深耻。致成仇敵。

### 附福瑱

福瑱秀全長子。妻賴氏生。初名天貴。九歲時秀全好異。作三字名。呼爲天貴福。秀全死。羣擁立之。重造國璽。名下橫列眞王二字。人後誤名之爲洪福瑱。時年僅十六歲。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金陵破。福瑱惶急。忠王李秀成讓善馬。使乘之而逸。由安徽

之廣德。往浙江湖州。後至江西之廣昌。匿石城荒谷中。爲清游擊周家良。搜獲死之。

### 楊秀清之始末

秀清原籍廣東嘉應州。遷居廣西桂平縣之大黃江。世以種山燒炭爲業。秀清獨游蕩奸譎。初名嗣龍。秀全約爲兄弟。改今名。號正軍師東王。一切軍事取決焉。當攻永安時。清軍勢盛。洪窮蹙。有散志。獨秀清堅忍。籠絡羣衆。燼而復熾。且詐力能鈴制其下。秀全託名天主教。造天父天兄名。秀清證其說。自作巫。謂天父下凡附其身。屢託巫語。叱令秀全前跪受杖。使嚴憚之。秀全踞江甯。居督署。閉令深藏。羣賊莫覩其面者數年。秀清出。則陳人衛。張旗幟。鹵簿法駕。而雜以傀儡戲。室中琳瑯錦繡。煥若天宮。供願指者。狡童艷女。以百千計。貪慾無度。損一目。臥病。以會私洪妹。妹爲蕭朝貴妻。朝貴死。蓄於宮。具章請治疾。以善抑搔。故洪勉從之。其畏憚至此。咸豐六年七月。向榮死。舉酒相慶。秀清陰有自立意。令其下呼萬歲。其黨有不從者。密助洪召僞北王翼王。歸賀。韋昌輝先至。請秀清止而觴之。酒酣。抽刃以刺。洞胸。遂割烹以享其衆。

盡誅秀清族黨。

論曰。自古權臣震主。不能以功名終。況洪楊均爲首事之梟傑。楊之心計才力。尤駕洪而上之。宜其身遭慘禍矣。然鳥未盡而弓已藏。兔方逐而狗早烹。洪氏之失計。亦甚焉。名器假借於前。情勢逼處於後。遂至鑄成大錯。論者咸謂權力相敵。實其致命之原因。蓋洪氏本與楊約爲兄弟。又因神道設教之故。惟楊得與於秘密之行動。秀全稱天父天兄。楊卽利用其旨。身自爲巫。雖叱令洪氏長跪。洪氏帖然受命。以取信於衆。積威之下。不得不陽尊之以安其心。故東王之儀制位號。在諸王上。至洪氏萬歲而楊稱九千歲。其勢固足以匹敵。自都金陵。又令洪氏深居簡出。端拱無爲。而自操一切權勢。支配諸雄桀。其制度純爲演義小說上之理想。緒撰實爲古來歷史所無。此固敗亡之總原因也。而其曲折演成此惡劇者。則大有異聞。在外間議論及官書紀載。猶不足盡之。

洪楊齟齬釁由宣嬌

初洪氏本無與楊交惡意。惟楊以女館事糾葛挑諸王怒。竟逐諸王於外。洪氏心始不平。而宣嬌之譖訴。與北韋之讒搆。實其惡感之所由深也。楊之私於宣嬌。爲時最早。蓋在未適西王蕭朝貴之前。及西蕭以長沙之圍死於砲。宣嬌遂寡。其時楊已姪妾滿前。宣嬌頗不欲與之續舊歡。而楊以宣嬌孤鸞可侮。刮而爇之。遂溫舊好。金陵既奠。東楊竟托言治病。請以宣嬌當按摩調護之任。天王亦坦然許之。不以爲嫌也。無何。楊寵善祥至專房。視宣嬌色衰。不能如前之狎暱。因起齟齬。遂致衝突。宣嬌泣訴於洪。謂彼竟薄手足。(楊洪本以兄弟稱)而信妖女。當衆侮辱。予舊情悉付流水。予不能堪此。誓死必有以報。洪氏勸慰之。且陰囑嬖童獻媚以悅其意。故蒙得恩爲面首。洪氏明知而勿責也。會與東楊議事。從容諷以手足舊誼。正當竭盡歡好。不宜以疎間親。東楊默然。越日。竟借天父降臨。斥宣嬌之隱慝。斥使長跪自責。至洪氏親爲求懇而後釋焉。自是洪楊間之私怨益深。而尙未及公事也。會北韋以爭紅鸞事觸楊怒。爲楊矯命所逐。韋至皖江。上疏數楊罪惡。洪匿其疏。楊微聞其事。索疏閱。勿

與也。請逮韋。亦弗許。楊大怒。幾致咆哮。會紅鸞輾轉至韋營中。歷訴楊之驕橫。很戾。且呈可取狀。韋因得密通洪之國宗仁發等。詳陳楊之不可復縱。洪氏爲之動容。以告天妹宣嬌。宣嬌願爲內應。於是圖楊之志始決。而爆發之機則尙有待。

### 風倒東園柳之隱語

清咸豐六年秋間。楊挈善祥出巡。陳儀衛。張旂幟。鹵簿擬於法駕。威儀甚盛。其前則雜以傀儡之戲。鉦鼓笙歌節之。宛如各鄉城隍神賽會狀。所過處亦許人民縱觀。但不得橫衝儀仗而過。犯者必捕入禁錮之科。以數十至數百元之罰金。有時或竟殺之。以故東王駕過。人皆相率引避。惟在廡下樓邊遙相矚望而已。是日。前導忽有人橫衝而過。騶從左右急捕之。疾如飛。竟由人家垣下躍登屋頂而逸。楊命幹役入其家搜捕之。無所得。盡逮一家男女入獄。將科以隱匿罪。忽覺輿中有一小紙飛入。展視之。不能盡識。卽識亦不能解其意。蓋楊雖畧識字。胸中實猶茅塞也。以示善祥。善祥詫曰。此似詩而實謠。實從何來。乃致入輿。此中有讖語。意似不佳。楊使誦之。乃

風倒東園柳（隱楊）花飛片片紅（隱洪）莫言橙（隱陳玉成）李（隱李秀成）好。秋老滿林（隱金陵）空。楊雖不甚解詞意。然聞倒字空字。深知其不祥。不覺勃然大怒。命大索三日。終不可得。因殺輿夫。及是日。值役者以洩忿。善祥諫曰。此必諸王被逐者之黨羽所爲。徒殺麾下健兒何益。且多殺疑似之人。以重部下之畏懼。使吾黨人自危。不亦中彼黨之計乎。妾聞諸王廣購劍術技擊之士。將甘心於吾黨。竊願大王計防其漸。勿悻悻示人易測也。楊性多忌諱。不喜直言。聞善祥此語。意頗不快。惟夙愛善祥。亦不加罪也。自是悻悻者累日。殺人之念爲之稍減。

### 東王處魯恭敬極刑

當洪楊意見漸深之際。太平軍中舊黨。多半瞻洪而遠楊。其故由於迷信天命。以洪氏早有真命帝主之說。傳播人口。不可背叛天道者半。而洪氏姁姁如村嫗。能以小惠及人。楊則威權嚴密。持峻法相箝制。人皆畏之如虎。因願托洪以求庇護者亦半也。既有此兩種蓄念。於是楊氏之勢日以孤。特畏其精悍而不敢發。楊方恃其察察。

爲明。與天父附身之兩要訣。絕不以他人圖己爲意。雖有匿名書一動其念。然不勝其自信自尊之故智。未幾而遂忘之。故其假天父作威福。揮斥諸酋。目空一切。迄未稍改。會有指揮官魯恭敬者。本北韋麾下人。洪氏遣之往韋營中。已而復私返天京。實爲傳遞秘密消息計。洪氏固知之。而不令秀清知也。魯有妾頗美。以魯常外出。爲其童某所私。魯適歸。形迹敗露。魯拔劍追童。欲殺之。童卽遁入某天侯室。天侯固楊之爪牙也。得童匿之。愛其姣好。令充龍陽之選。童曲意媚之。侯大惑失志。因問魯之舉動。童詳以告。且故爲信口開河。以證實其秘密。侯大詫曰。彼奉命從征。而可來去自由耶。童曰。彼自云奉天王密旨。雖東府無如我何也。侯笑曰。妄人竟敢蔑視九千歲。吾見其性命家室之不臘矣。卽日往報於楊。楊大喜。立賜天侯爵爲王。乃命部下軍士往搜魯宅。果得魯。且獲其爲北韋與洪氏秘密疏奏。中有刺目語。楊一一取藏之。暫不露布。而聲言魯某受命私返。視軍事如兒戲。實背天父之意旨。宜置極刑。遂不待天王發令。卽以東府手敕。令與刑官處魯某極刑。其行刑地卽東府設獄處也。

魯某呼冤求贖。不之理。竟用點天燈刑。取魯某褌衣裸體。自頂至踵繞以棉紙。浸以麻油。外復塗松脂白蠟等。宛如一枝巨燭。然後倒植地上。舉火燃之。其始尙能呼號。慘如鬼哭。及燃至脛股以上。聲息漸微。至小腹。若無聲。然時一呼叫。至心坎。而後氣絕焉。魯某既被刑後三日。天王始知之。遣使詰問。楊答以魯背天條。臣弟已辦之矣。洪氏召而語之曰。弟辦此逆臣甚佳。但兄不及知。以後將何以統一天國主權。楊曰。天父以兄勤勞。恐致疾病。偶命臣弟辦事一次耳。何足爲異。若統一主權。自仍在兄之手。非臣弟所能奪也。洪氏無奈。何反乾笑而止。

### 賴漢英等計除東王

是時清軍之所謂江南大營者。忽生變動。則向忠武之病故是也。洪氏自據金陵後。卽爲向軍所扼。東駐孝陵衛。以次合圍。太平軍頗無如何。及是聞向有疾。軍餉多不繼。東楊乃命羅大綱。賴漢英出擊。三戰皆捷。大營潰。向忠武受傷頗劇。不得已。退保丹陽。未幾。以創發遽卒。太平間牒得之。報於東楊。以爲此莫大之功。皆由己出也。甚

至傲然謂洪氏曰。若聽兄計。困守孤城。安能殺此巨勇之妖魔哉。蓋彼等皆以向忠武之死。由於擊敗耳。洪氏意不能堪。然終無併吞意。以東楊狡才可用。且其功自不可滅。故特優容也。惟秦曰。綱羅大綱。賴漢英等不平。立誓相結。以扶植洪氏爲忠義。賴漢英者。天后賴氏之弟。尤與洪氏密切者也。東楊亦知彼等之異己。欲因事除之。未得間。羅賴勸洪氏爲先發制人計。而洪氏慮羅等勢力薄弱。不足以傾楊。躊躇不能決。漢英始進計曰。臣爲天國根本。計不敢不一言。東王楊氏有開國大勳。故特優以位號。至在諸侯王上。情則等於手足。不可謂不至矣。今東楊之意。乃不然。以爲吾尙有一人在上。則吾欲不可肆。吾必令肆。吾欲。則吾不可不去。在上之一人。於是其跋扈之迹。不臣之心。日以加積。至是時而已。勃不可遏。故擅殺大將。獨調衛軍。且大庭廣衆間。專恃兄弟之稱。絕無君臣之理。此雖天父所命。而彼之驕心浮氣。必非天父許之使然也。天王若不早圖。彼必漸除忠盡之臣。腹心之士。以自便其私圖。迨其羽翼已成。勢力漸固。雖欲制之而不可得。悔無及矣。若欲制之。非及此時不可。洪氏

曰。朕亦知之。然彼柄政久。守城軍士大半爲其舊部。僅驪等二三人謀之。豈能有濟。若其畫虎不成。多生枝節。吾輩將何以見江東父老哉。無已。朕惟有召北翼二王爲主體。而卿等助之。則庶足操勝券而有餘矣。然無故召回。東府卽先生疑。將若何。賴等進曰。此何難。今妖兵失勢。不日傾覆。吾天軍正可席捲東南。恢復漢人故土。蘇常一路。安可無重臣統兵。天王第下詔言。欲令二王來天京會議。議定卽令出發。則東府知並不留二王於京中。於彼之權利。絕無損失。彼自不橫生阻力。而陛下固得相機行事。何患不濟耶。天王大悅。計始定。

天王召北翼二王圖楊氏

東楊雖狡黠如神怪。而驕心中之視羣類中。皆無足與己爲敵者。又自恃功高。天王必不奪我爵祿。故自信不疑。仍矜詡奢僭如故。無何。偶值宮中朝賀。侍御皆呼萬歲。東楊慕之。歸而謂部下腹心曰。以吾之功業。寧遂不值呼萬歲耶。而必靳我一千。此九千歲之名不佳。吾必不復用。衆皆唯唯。旋俟謙芳等宣言。東王功業與天王埒。我

等宜加徽號。呼萬歲。東黨皆曰諾。會武昌復陷。太平軍中皆稱賀。是時朝中亦大開慶賀禮。諸王侯天將等已舞蹈於洪氏之前。復至東府申賀意。蓋故事。楊特受殊禮。僅稍亞於洪氏。如他王侯須稱臣稱跪。而楊對於洪。則僅稱弟稱立而已。凡軍中上事。天將等告於王侯。例稱稟報。惟對於天王及東王。俱稱稟奏。其餘禮節。漫然無別者。儘多。所存爲告朔餼羊者。獨萬歲及九千歲之階級而已。至是楊竟毅然破除之。是日百官入拜。儀衛森嚴。過於天宮。侍衛軍士旁列。刀戟爛然。諸王侯莫不肅然起敬。方及階。正欲齊呼九千歲。忽兩旁大聲迸發。居然作嵩呼大典。萬歲二字。至爲明瞭。於是諸王侯氣懾心動。萬歲之聲。亦不覺脫口而出。舞蹈既畢。一切儀注。亦復稍稍僭越。總之爲第二之朝廷焉。既散。諸人莫不驚異。於是屬於洪氏黨系者。爭訴於洪。一日。天王與楊計事。正色問曰。弟亦萬歲矣。將置愚兄於何地。楊冷峭作聲答曰。天兄獨不可萬萬歲耶。洪遂默然。賴漢英等大憤。勸天王立召二王。且密令二王先以奏書諂媚悅楊心。翕然稱萬歲。楊果不阻。二王至。先往東府稱賀。而後入朝。楊乃

特爲二王設宴。北韋謂翼王石氏曰。彼黨羽衆多。非預備惡戰不可。吾意須伏甲士萬人於宅後。約定信號。始可行事。石氏曰。東楊果有功於太平天朝者也。特以跋扈不臣於義。不得不誅之。至於其黨。但誅一二魁桀。不順命者已可。安得盡事屠戮。吾刺殺楊氏後。但搜得侯謙芳等數人了之。因宣告於衆。謂罪人斯得。其餘但忠誠歸順天王。皆一家兄弟也。則反側子心可帖然矣。北韋曰。吾向聞東黨桀悍者頗多。一旦推仆其首領。則此趑趄者心豈甘服。若姑息而羈縻之。暫時固可相安。獨不慮養癰貽患乎。且彼之眷屬養子等。苟不盡誅。吾族又烏得一日安。先生休矣。勿以慈祥賈禍。石氏猶爭執不已。北韋曰。當行事之日。我辦其內。而君主其外。何如。石氏始肯以爲己既制外。則赦宥部下之令。不啻出諸口矣。議既定。乃各令麾下戒備嚴密。而後赴宴。北韋給石氏而相約曰。刺殺楊後。舉紅旗則舉刃。舉白旗則止。石氏唯唯。卽以此令示部下。及入。北韋出小旗二與石氏。而自懷其二。石氏坦然受之。

傅善祥力諫東王

東楊性好恢張。其府中以奢侈爲諸王冠。凡太平諸將皆尙嬖童。處則近侍。出則騶從。鮮衣肥馬。揚揚不以爲恥也。此實彼中陋習。而無敢言者。言之亦無益。北章之嬖童名黃啟芳者。最美麗。卽以遣逐之役爲東楊所奪。然其存者尙不下十餘人。若東楊則且至百餘人。偶一出庭。門階戶席。皆此輩目迷五色之人也。而土木之華。亦與是相稱。有賓福壽者。湖北人。操審曲面勢術。而有巧思。東楊因使造邸第。曲廊洞房。窮極綿麗。有所謂洞天春者。以玲瓏山石積成。中間嵌空散虧。僅見天日。錦堆繡窟。曲折數十處。較之迷樓。有過無不及也。宣楊時。時與東楊遊戲其中。幾忘昏日。其他若紫霞塢。卽傅善祥所居。花木環互。魚鳥駢羅。而多寶樓尤爲瑰瑋。所貯珠玉寶器。價不可以數計。陳設縱橫。五光十色。天王宮迥不及也。諸將出身獷武。不知寶貴古器。所至輒殘破。惟善祥好古玉及鐘鼎彝器。東楊欲悅其意。始令部將稍搜集焉。然所得大都爲珠玉等。無骨董家賞鑒之價值。蓋武人之性使然。不可強也。而風雅之盛名。已推善祥爲最。東黨皆號之爲女學士矣。至飲食服御之奢侈。何至萬錢下箸。

淫籌滿榻而已。每一宴會。一祝誕。蠟炬之淚積數石。遣釵墜珥。僕役拾之。往往歸而致富。府中人視之蔑如也。是日。東楊意欲示富於二王。乃命闢府中正殿。典祿官黃某者。主烹魚之事。固楊州名庖也。瓊筵既設。水陸畢陳。賓主方酣飲。而滅門之禍伏矣。先是侯謙芳等頗聞二王將以衆來。密告東楊。令爲之備。東楊梟然曰。吾有天父庇佑。彼無敢奈何。遂不復注意。善祥見宣嬌頻相過。言甘而態媚。殊異乎平日。又聞二王率兵入城。覺其不倫。乃諷東楊曰。王亦聞二王之所自來乎。楊曰。中朝召之。滅東南角上妖魔耳。善祥曰。妾以爲尙有別情。不然。胡爲盡楊部下入城也。且昔年北韋來京。天王且盡止其兵於城外。今則不然。何耶。王不可不防其變。楊疑善祥挾軍事自重。且性不欲人之窺己。怯。乃侈然以爲彼幼弟耳。何敢爾。吾卵翼彼。反敢圖我耶。子無過慮。吾自能使之速離此間耳。善祥遂無語。

北翼二王滅楊氏

三王叙舊。劍履盈庭。酒數巡。忽兩家皆奔避。東楊呼衛士聲震於外。北韋持刃插東

楊胸貫刃出於背。翼石揮其下格衛士。則北翼二家之變童皆死。士所僞飾者也。衛兵不能敵。北韋見東楊已斃。出懷中旂疾揮之。庭外軍士出哨聲。伏甲盡起。先殺殿外及門階之士卒。而分其半隊入內捕家屬。石氏急掣懷中白旗欲止之。指揮數四。從者皆叫殺若無覩。一若故爲抗命者。石氏大驚疑。其下盡變。已爲北韋所奪。忽忽欲遁。出一從僕固止之。石氏問部下已不復聽命。將奈何。從僕力辯其無。石氏告以故。從僕恍然曰。王固手紅旗也。石氏觀之。果然。大駭曰。吾掣此時明爲白旗。安得臨時變色。得毋怪乎。又一從僕曰。否否。王掣旂時。僅白布一方。遺地上耳。旂則依然紅色也。石氏思之。憬然曰。然則吾爲北府所給矣。蓋旂固外捲白而內實紅。一飄灑間。白色已去。無蹤影也。今軍士泛殺未已。已無術止之。計惟有亟返府中取白旂耳。從僕乃扶石氏上馬疾馳去。及石氏使者至。則惡戰方酣。勢已不可收拾。東府火起。烟燄障天。喊殺聲殷動天地。白旗絕無効力矣。是日直戰至於夜半方息。東楊黨死者至二三萬人。其無辜之官民。死於亂兵者。猶不可數計。善祥等皆在灰燼中。或曰善

祥固諫東楊不聽。潛易尼裝遁出。不知所往。宣嬌所發之屍。實爲東府之婢所欺耳。

### 石達開出走

是役也。死者約五萬人。火三日不熄。天王下詔數東楊之惡。而嘉北韋之功。北韋氣張甚。請天王大封將士。隱然有代楊執政意。越日大饗將士。且請石氏爲己副。天王出宮頒賞焉。石氏欲不往。其黨皆勸之曰。毋令韋氏生疑。旣而酒酣。韋氏起爲壽。先以杯羹獻天王。次及石氏。石氏問何羹。韋對曰。此羊羹也。畜養數十年。肥甚矣。其味何如。又徧饗軍士。石氏已覺之。蓋東楊之肉也。心惡其殘忍。起而言曰。吾儕以救世起義。八載於茲。天下未寧。大功未定。方期兄弟同心。討滅妖逆。不幸楊氏驕悍。中道毀盟。不得已而除之。方宜哀矜勿喜。奈何多殺以逞。食肉爲快乎。願吾兄弟謹慎。自持同心赴義。勿恃此同室之戈爲功業也。韋氏不待詞畢。大聲呼斥。且曰。子有異志乎。石氏方欲再辯。天王命和解之。韋氏始悻悻而止。酒罷。石氏馳歸。告其親屬曰。吾不可留矣。子善視吾家室可也。星夜出城西去。韋使召石氏計事。則去甫逾時。韋氏

頓足曰。縱虎離山。吾之罪也。頃若除之。如縛一豕耳。西向恨恨不已。越三日。竟遣部下健男。劫石氏家屬。至凡母妻子女十餘人。盡殺之。與石氏有故而不平者。爲韋所聞。又膏斧鉞者至數十人。

### 韋昌輝之被殺

天王雖深惡東楊。然以起事之始。贊畫悉出其手。且屢經患難。皆賴楊之支撐。其經營滲淡之功。有不可沒者。不覺惻然動念。又自永安稱號而後。凡軍制官制諸大政。非楊無以規定。靜言思之。不勝兔死狐悲之感。且其黨人才多有可用。何爲駢戮至五萬人之多。我與彼誼同兄弟。乃親嘗其杯羹。此亦何忍爲之。則北韋殘酷過甚。陷已於罪。烏能無憾。且楊甫去而翹然自以爲功。跋扈之狀。有甚於楊。楊以大功積漸所致。尤不免招此尤怨。況韋之驟進而偏處者乎。他日之禍。不言可知。今且殺石氏一家。夫達開之忠勇。誰則不知。今一去不知所之。亦北韋之所偏也。於是乃密授意賴漢英秦曰。綱等。令攻北韋。會北韋以驕盈激怒部下。幾有倒戈之變。北韋知不敵。

乃夜縋城而遁。將渡江入六合。北與捻合。天將某氏者。東楊黨也。適遇之於浦口。要而擊之。遂被擒。親送至金陵。時天王已收其家屬於獄。乃令與韋氏駢誅焉。某天將竟生摘其心肝以祭東楊。距東楊之死才月餘耳。自是四王皆盡。天王孤立無助。勢益衰。

翼王入川後覆天王書

天王既誅韋氏。遣人招石氏歸。且曰。朕無輔弼。惟子才德兼備。且忠誠出於天性。必能鞏固天朝。共享萬世無疆之福。仇讐已誅。王其勿復介意。時達開已由皖而鄂。由鄂而入川。蓋見中朝政亂。洪氏之威德。不足以鎮攝。不久且致滅亡。雖韋氏既誅。而僉壬盈庭。求其彼善於此者。無有也。故決計舍去。欲求一立足地。以爲自全計。惟川中交通不便。諸將不屑注意。遂有人棄我取之思。得洪氏書。卽復書以絕其意。略謂臣本無志功名。徒以受天王之特賞。不敢不效馳驅。方舉義旗。吾儕兄弟之血性。何等烈熱。意氣何等激昂。團體何等固結。自取金陵爲都。稍有根據。然此外略地之未

盡括者。不知幾何也。方期枕戈待旦。聞鷄起舞。掃待盡之虜。奏統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同室先相殘害。操戈執矛。自攻自殺。日尋不已。喋血一家。臣實泣血椎心。不忍再見。雖蒙天王聖明。昭卹冤抑。然從此元氣大傷。十年未可卽復。且此黨與彼黨。尋仇未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若再入是非之門。鷄肋不足供人之刀俎也。嗟乎。臣老母年已古稀。慘被殖醢。妻子無辜。並爲鯨鯢。東望國門。心碎已久。尙復何顏生入哉。要之臣雖西奔。仍爲天朝戮力。苟得於川滇黔之間。揚天朝之旌。而宣太平之威德。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凡此區區。即所以報天王之德於無窮也。西陲待罪。無任悚惶。於是天王惋悵累日。亦遂置之。後達開敗死於大渡河邊。有養子某者逸去。或云卽秀清之子。石氏訪求得之於鄂。携以入川者也。若是則石氏之風義。誠爲個中人所難得者。

### 石達開之日記

洪秀全諸將兼資文武者。洪大全而外。惟翼王石達開。達開之入蜀也。意欲由川南

襲成都。寧遠府萬山中有一鳥道。亙古榛蕪。未通人跡。由此北行。出山。卽在城都南門外矣。達開偵得此路。輕騎趨之。會輜重在後。迷路相失。士卒皆餓。莫能興。遂坐困。致爲土司所獲。達開在獄中。述其生平事跡。及洪秀全作亂以來。與官軍相持。始終勝敗得失之由。爲日記四冊。紀載最詳。今其書猶存。四川臬司庫中。藩庫亦存副本。官書紀載。用兵時事。率多爲官軍迴護。掩敗爲勝。迴非當時實錄。昔李秀成被獲後。手書供詞。凡七八萬言。爲曾軍幕下士。刪存什之三四。計其關繫重要之語。已芟蕪盡矣。達開此書。倘有人錄而傳之。其有裨史料者。當不少也。

### 石達開之不死

石達開被磔於成都。見諸駱秉章奏報。或云其實石固未死也。數年前浙人李君。遊幕蜀中。一日雇舟往他處。將解纜矣。突有一老者。請與附載。李君見其鶴髮童顏。鬚眉甚偉。許之。老者既下舟。謂舟子曰。頃刻當有大風起。勿解維也。舟子亦老於事者。仰視天空。知所言不謬。談次。狂飈陡作。走石飛沙。歷一時許。始息。少焉雲散。月明。命

酒共酌。老者飲甚豪。酒半酣。推篷眺望。喟然歎息曰。風月依然。而江山安在。李心疑之。叩其姓名。老者慨然曰。世外人何必以眞姓名告人。必欲實告。恐致駭怪耳。李遂不敢再詰。而老者已酣然伏几。鼻息雷鳴矣。破曉欠伸而起。謂李曰。老夫行將告別。同舟之誼。極荷高情。後如有緣。尙當再會。遂舉足登岸。其行如風。瞬焉已遠。李旣送客。比返舟。則一傘遺焉。防其復來。携取爲之移置。則重不可舉。異之。視傘柄。係堅鐵鑄成。傍有羽異王府四小字。始恍然知爲翼王也。茫茫天壤。今不知尙在否耳。

### 石達開就擒後之評論

石達開與洪秀全楊秀清同起潯州之金田。稱翼王。踰嶺涉湖。乘勝循江而下。攻陷金陵。旋叛秀全不與通。糾黨踞江西八府。與曾文正公相持連年。旣乃突入浙江福建江西以擾湖南。聲勢震盪。巡撫花縣駱文忠公多調宿將。與力角於洞庭衡山以南。僅驅出境。達開乃還齟廣西諸郡。仍繞湖南北。徑窺四川邊境。退入滇黔之交。奔突萬餘里。蹂躪百數城。厥性慣走邊地。避實蹈瑕。每爲官軍所蹙。則陞伏山中。條伺

形便。飄然遠颺。自謂生長嶺嶠。善陟奇險。躡幽徑。恣其出沒。使官軍震盪失措。莫之能防。然卒於同治二年。以輕騎赴大渡河。會山水暴發。爲土司所困。士卒死亡略盡。致遭禽滅。達開到成都對簿時。有司訊其前後抗官軍事甚悉。口如懸河。應答不窮。自稱年三十三。於當世諸將負盛名者。皆加貶辭。惟謂曾文正公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覩也。乙卯。礮達開於成都市。是役也。達開不自入絕地。則不得滅。卽入絕地而無夷兵四面扼剿。亦不得滅。然使諸土司中始無得賄縱敵之人。以達開之審於行軍。亦決不肯竟入絕地也。知土司之隱情而善用之。則視乎當事者之籌略矣。至石軍臨渡。而山水忽發。又似天意亡項云。

蕭朝貴馮雲山之始末

朝貴秀全妹婿也。廣西武宣人。從洪楊亡命。以兇惡猛悍稱。每苦戰陷城。屠戮極慘。號又正軍師西王。副軍師南王馮雲山。廣東花縣人。素與秀全習。上帝會。偕游廣西。

爲清桂平令緝獲其黨黃玉崑設計行賄免脫方獄亟時玉崑歛錢充用費相識者咸以燒炭爲業因按炭取資謂之科炭後以科炭功加職焉咸豐三年均死于長沙

### 章昌輝石達開之始末

昌輝原名正桂平縣人石達開原籍廣東和平縣住廣西貴縣家均富饒懼洪搜括莫保身家獻貲故昌輝得號北王達開得號翼王爲秀全所親幸然均下秀清一等秀清啟事稱弟而立二人則稱臣跪凡事其下先白昌輝達開謂之稟報二人揣可行而轉達秀清則爲稟奏二人詔事秀清實陰圖之及秀清欲呼萬歲昌輝自皖省回手刃之達開後至責其殲東黨太酷昌輝欲併圖之達開覺縋城夜遁昌輝悉誅其母妻子女洪怒令衆攻北王府昌輝渡江遁途遇東黨縛送移誅而達開遂孑然入川黔爲川兵生擒

### 丞相何震川掌朝儀同將軍盧賢拔之文治

震川義州人爲諸生不獲雋恃才傲物憤激投洪封丞相洪之詰文檄策均出震川

手而盧賢拔依琦震川封掌朝儀同將軍。凡洪之天條三字經及官職制度皆賢拔草創。震川潤色之。

### 蒙得恩之恩寵

得恩性狡叵測。善會人意。洪在江寧。搜良家女。充洪宮嬪嬙。得恩輒密計誘獻之。拜春官正丞相。總理女營事。各營女官及女巡查。日三至聽令焉。自諸王相屠後。洪最信任。得恩封正掌率。雖宮眷房闈所需物。亦關白而行。厭膏梁。叢羅綺。耳倦。聲目眩。色窮極。奢慾逾十年焉。

### 洪大全之風雅

大全湖南衡山人。幼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粗解詩詞。長而深自負。屢應童子試。不售。益狂悖。好大言。時粵中盜賊橫行。不下數十股。大全陰察之。無足語者。乃投洪逆。聯宗誼。洪亦亟加倚任。相與定營制。整軍律。共守永安。而楊秀清忌之。積不相能。會官兵攻永安急。大全囚服出城被擒。隨營丁主事守存等。奉檄獻俘於京師。城賊突

出千人謀奪之。鄒中丞鳴鶴飛書促其兼程前進。七日而抵全州。丁知大全衡產。恐爲賊黨篡取。乃陽檄陸路驛站撥兵護送。而改由水程晝夜趨行。置大全內艙。塞其窗無少隙。又八日而抵長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每日到衡州。便當陸行。兵役僞應之。至是給曰。衡州到矣。大全出艙四顧曰。此長沙也。不謂汝輩能令我至此。吾其休矣。雖然。秀清豎子。不從吾言。終亦成禽耳。途中題詞曰。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縮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

## 其二

洪大全。本世家子也。父母早歿。家財鉅富。少聰穎。讀書過目成誦。稍長。卽工詩詞。性豪放。不羈。喜飲酒。不論販夫走卒。流丐偷竊。有善飲者。卽要之共飲。把盞暢談。促膝對酌。歡若平生。酒罷。必貲助之。且極豐厚。或座中有顯貴者。輒作劉四之罵人。酒酣耳熱時。或引吭高歌。時或仰天長嘯。居恆睥睨一切。視世界上竟無一當意者。每有

所觸。常託諸吟咏。既脫稿。即以火焚之。無一留者。同里有張姓紳宦。曾任湖南衡永郴桂道。時以年老告歸家居。值八旬壽誕。設盛筵以享客。當道及各紳富咸集焉。洪先遣人賀以厚禮。值數百金。張宦大喜。立遣僕從請洪赴宴。洪乃挈其素日同飲諸人偕往。皆短褐敝襖。見踵露肘。及門。聞者納洪。而揮諸人於門外。洪厲聲叱之。遂挾以俱入。登堂一揖。即指同飲諸人曰。此皆我之至友也。刻承主人招飲。不敢違命。然非得此數人伴飲。不足以盡歡。恐負主人盛意。故與之俱來。祈恕叨擾。言畢。即揮令諸人入席。洪亦同席而坐。暢飲歡呼。聲震屋宇。時賓客滿堂。咸衣冠濟濟。見洪無不詫異。主人更噤不能聲。洪與諸人盡醉而罷。踉蹌而出。張宦深惡之。而無如何也。及金田事起。洪悉以家財助軍食。至桂林被擒後。於路所作詩詞。更盈箱滿篋。既解至京師。於行刑之前一日。悉付之一炬。及受刑時。猶口誦司空表聖句云。漢兒盡作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遂怡然就戮。毫無懼色。

大頭檢點

韋營檢點王大頭。名欣。昌輝部下之驍將也。其頭顱之大。較常人殆逾數倍。故軍中皆稱爲大頭檢點。或卽以王大頭呼之。大頭有殊力。勇悍善戰。且有膽識。每接仗之先。常手執長矛。匹馬衝入敵陣。馳至敵軍陣後。相度一週。始疾馳回陣。接仗數十次。從未受有巨創。旣破湖南之江華縣。大頭嘗乘馬出江華之北門。門中懸有一巨木。大頭自下乘。以兩手攀木。兩足力勾所乘之馬。人馬俱起。懸於空際。片時始下。人皆服其神勇。大頭亦常以此自炫。至長沙。聞塔都司亦以驍勇著名。大頭數挑戰。初無勝負。一日與塔都司約。不乘馬。不用器械。徒手奮鬪。兩營軍士均不得助陣。必俟互分勝負而後已。至期兩人互相搏擊。自辰至午。未分優劣。午餐稍息。繼復很鬪。至日斜時。塔都司力漸不支。塔軍中有一親兵。疾趨而前。舉鎗向大頭轟擊。遂中彈而斃。塔都司將王之大頭斫下。權之重十四斤有奇。古有旁風氏骨節專車。王大頭其旁風氏之苗裔歟。

## 畢二义

畢三叉者。秦日綱之愛將也。慄鷲善戰。性凶暴嗜殺。每破城奪邑。輒大肆屠戮。所過之處。居民無得幸免者。尤喜將襁保小兒。貫於矛首。觀其展轉哀啼。以爲笑樂。好飲酒。每值酒酣。常將攜獲之小兒。一一貫之矛首。藉爲侑酒之物。然極懼內。妻丁氏。貌僅中。人性尤躁暴。蕩逸不羈。喜與帳下健兒調笑戲謔。而獨嚴束其夫。稍不遵依。便叱令長跪。恒於衆軍士前羞辱之。三叉不敢違忤。一日。三叉在帳中飲酒。方令部下刺一小兒於矛首。其妻忽自帳後趨出。捽三叉髮。以鐵杵猛擊之。折其齒。血流被面。三叉雖痛極。惟以兩手掩其口。不敢擺脫。俟其妻怒氣稍息。將打折之齒。從地上拾起。復問見責之故。乃知初無他事。丁氏因在帳後獨坐。悶甚。聞三叉在帳前暢飲歡笑。頓觸其怒。故大發獅威。後三叉於武昌城外之洪山下。爲向軍所殺。丁氏亦死於亂軍中。

陳玉標

黃天河云。海屬與東省毗連。盜賊繁多。而陳玉標爲最著。少時。遇捕斷左手。能以利

刃縛臂上。而右手持長槍。馬上衝突。當者披靡。又與營兵縣役相結納。官弁怯懦不敢問。强者或欲擒治。則先有趨之遠颺者。咸豐四年春。玉標率數千人趨海州。把總李步瑤馬蹶被執。賊勢益張。予團練鄉間。以張生樹坊力。得兵民千二百人。二月既望。梁寶生觀察統兵至州。而密約東省道府。出兵會勦。賊竄贛榆沙河鎮。鎮紳孫氏者。故與相識。歛千金餽之。玉標叩首衆賊前。乞勿淫擄。以報孫氏。孫復爲步瑤請。玉標親解其縛。長跽請罪。涕泣具言不敢爲亂。勢非得已。束手則性命付人矣。明日觀察兵追至贛榆。賊竄歡墩堡。揚言將犯邑城。而實欲東趨青口。觀察卽擇要隘。乘夜出陣。賊偵騎從月下望見隊伍靜肅。星火出沒。又聞銃砲聲殷殷。不知其處。偵還報賊不敢東。炊飯未熟。將西行。而山東沂州官兵突出邀擊。我兵截其左。民團鳴金鼓譟。賊棄輜重遁。走夾谷山中。迷亂不知所向。山東兵貪得財帛不追賊。民團合禽數十人。予參與驗問。無跡者釋之。有內襲婦人衣袴。懷金臂數釧者誅之。又明日遣兵搜山。賊蹤旣盡而返。而玉標卒未就擒。不知所終。

李來中

李來中。南人。曾隸屬洪秀全部。忠王李秀成麾下。秀成敗。來中涕泣呼號。誓必復仇。秀成慰之曰。爾大好男兒。毋自戕。今日已矣。度一二人力。亦不能支。爾往徒速斃耳。余觀滿清氣運。亦不越數十年。爾果有志。當自重。爲後來計也。來中受命。遂投入山東白蓮教。埋匿三十餘年。毓賢撫山東。獎勵拳勇。來中乃詭投以扶清滅洋之說。毓賢納之。由是勢大熾。及聯軍破天津。南人有識來中者。私叩之曰。今八國且聯兵攻京。若以兵力比例。彼勝我當百倍。而曰滅洋。洋何能滅。曰扶清。清焉能扶。適自亡其國而已。來中曰。余何嘗不知。惟余蓄志報仇已三十年。今幸得間。豈敢失此好機會。余所以辛苦來此者。求復仇已耳。成敗非所計也。後遂遁去。

楊輔清

輔王楊輔清。自徽州敗後。知事不可爲。間道至上海。乘西洋船居美洲舊金山。爲美洲三合會開幕之祖。光緒十年。隻身返國。先是羅大春在太平朝。與楊最善。後降清。

積功任福建陸路提督楊。往見之大春。以舊交款。以上賓禮。大春左右武員。多由太平軍降者。識輔清。求輔清珍寶。輔清曰。余昔在太平朝。固多財。今居海外數十年。國破家亡。孑然一身。來依羅提督。有則任爾等取之。諸人不悅。陰告閩浙總督某。某督行文大春。心欲得輔清。羅爭之不得。即與輔清同往。及輔清入。某督留之。羅再四求見不得。輔清居某督署半年。令草其生平狀略。及太平戰史。書成即殺之。大春聞之。往撫屍痛哭。爲之安葬云。

### 策士錢江

洪氏既據武昌。遂在武昌度歲。有策士錢江。闖軍門來謁。錢氏浙江人也。素負膽略。博學多聞。林則徐總督兩粵時。在幕府甚見器重。林既被貶。錢江遂留居東粵。時夷氛正熾。錢氏集衆上明倫堂。鼓勵紳民。聯合上下。以拒敵。當道大官。一主和議。錢氏屢於衆人前攻之。大官命和縣梁星源捕之。至立而不跪。詞氣慷慨。大官無如何。監之數月。遞解回籍。自此居家鬱鬱。適聞洪氏倡義。已破武昌。乃投袂而起。不遠千里。

赴見之。勸洪秀全舍西而東。上書論天下大勢。共數千言。其書力言兩川不足圖。得亦難守。如劉備當日。雖前有諸葛之賢。後有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今欲以區區一隅而敵天下。斷斷不可。不若取金陵心腹之地。建爲京都。乃圖進取云云。內尙有與王策數款。不傳於世。秀全覽而悅之。即遵其計而行。

### 王畹上李秀成陳攻上海策

宋不用張元。而元昊用之。大爲中國患。人多咎宋之遺才。而不然也。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間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諸軍。攻克粵賊七堡逆壘。獲蘇州諸生王畹。上忠王書。其陳攻取上海之策。薛觀堂中丞閱之大驚。疏聞之朝。江南北大爲警備。幸賊不從其計。卒以無事。至四月後。李爵相督師來滬。以上海爲關中。戰勝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當畹獻策之時。使賊稍聽其謀。上海一有失事。則後來李相無駐節之所。餉源斷絕。不知又多費若干經營矣。賊平後。畹遁入咪喇壑。墨海書院以死。畹先時亦嘗謁吳曉帆觀察。陳書當事者不置意。遂往從賊。此亦張元之流亞也。國

薛中興。彼昏不用。豈非天哉。晚書陳子壯曾於薛中丞幕府中見之。洋洋數千言。略勸賊與洋人和。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謂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滬。而賊曾不許。洋人遂助中國城守。大爲失策。此時宜亟許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軍裝火藥資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擾通泰裏下河完善之區。并於海道劫掠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釐捐斷絕。官軍乏餉。洋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洋人生理既絕。亦必俯首來求修好。然後脅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蓋洋人嗜利。近以蘇浙二省避難人。麇至滬地。遂於夷場廣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遣精兵數千人。僞作難民。賃洋屋以居。地係夷場。中國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遇人斫殺。洋人計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後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攬其怒。而仍可爲用。策之次也。云云。其慮甚周。其計甚毒。故在上海者。閱之。無不髮指。無不失色。乃以梟雄之李秀成。亦如陳叔寶之昏庸。棄

書牀下。此眞清廷之大幸也。嗚呼。豈非天哉。按王曉改名韜。字紫銓。其上書忠王一  
事。滬人多能言之。當時爲太平國大計。殆無逾是書所言者。竊怪忠王求賢若渴。優  
禮士夫。乃獨遺國士王曉。殆不可解哉。同時香山容先生闕。自美游學回。謁秀全。獻  
外交購船二策。秀全亦不能用。語云。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然哉然哉。

陳玉成受擒記

玉成既爲苗沛霖所賺。解至勝保營。玉成入。勝保高坐。聘貽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  
成曰。吾莫王。非成天豫。奚跪爲。爾本吾敗將。何向吾作態。勝保曰。然則曷爲我擒。玉  
成曰。吾自投網羅。豈爾之力。吾今日死。苗賊明日亡耳。爾猶記合肥官亭。爾騎兵二  
萬。與吾戰。後有一存否乎。勝保默然。予酒食。勸之降。玉成曰。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  
也。乃殺之。死年二十六。玉成眼下雙疤。軍中號四眼狗。驍勇富謀略。十九當大敵。二  
十四封王。初爲檢點。善戰多能。湖北有三十檢點。回馬槍之號。軍強冠諸鎮。與國藩  
相持數年。國藩深畏之。秀成聞玉成死。歎曰。吾無助矣。時裕朗西在勝幕中。往見玉

成。貌極秀美。長不逾中人。二目下皆有黑點。此四眼狗之稱所由來也。吐屬極風雅。熟讀歷代兵史。侃侃而談。旁若無人。裕舉賊中悍將。以繩之。則曰皆非將才。惟馮雲山石達開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無一語及私。迨伏誅。所上供詞。皆裕手筆。非真也。陳妻絕美。勝納之。寵專房。隨軍次焉。及勝被逮。甫至河。德楞額截其輜重。侍妾而去。勝訴於多。始返其輜重。而留其侍妾。謂人曰。此陳玉成賊婦也。不得隨行。勝亦無如何。

### 李秀成之被擒

淮軍之攻蘇也。秀成盡驅老弱登陣。會糧絕。勺飲不入口者七日。而軍心不散。秀成草一短札寄秀全。遣一親校懷之。出城里許。爲清軍所殺。書入某弁手。弁故敬李人格。潛藏其書。及近年來上海。乃出書鈎勒上石。拓以贈人。書兼行草。氣韻頗類宋人。其辭云。嬰城自守。刁斗驚心。沈竈產蛙。莫餽鞠窮之藥。析骸易子。疇爲庚癸之呼。傷哉入甕。危矣負嵎。虎金陵主公所定鼎。本動則枝搖。金閶主公之輔車。唇亡則齒

敵一俟重圍少解。便當分兵救援。錦片前程。伏惟珍重。磨盾作字。無任依馳。秀成手  
奏。逮金陵淪陷。秀成以兩童遁走。皇遽迷路。且憊甚。因至方山頂小憩。突遇樵者八  
人來。有識秀成者。陡問曰。爾非忠王乎。秀成乃長跽乞命曰。若能導我至湖州。當以  
三萬金爲壽。八人者皆涕泣應之。薄暮。相與下山歸澗西村。村者八人之所居也。李  
所偕兩童。一卽洪秀全子福瑱。因不諳騎馬。馬復劣。中道相失。已不知所往矣。一童  
則秀成心腹也。秀成與童兩臂間金條脫皆滿。又以一騎負箱篋。悉金珠貴重物。直  
可數十萬。八人者以秀成歸。匿之複室中。勸使薙髮。秀成曰。我洪氏大臣。國破主亡。  
若不能出而被獲。解送清營。自無復全理。若有命逃出。又何以對我士卒。竟不薙。八  
人中有陶姓者。頗狡黠。欲執秀成而獻諸大營。冀獨膺重賞。又慮七人者不肯從。將  
反爲所害。陶有族某在李臣典營中。將往告之。道經鍾山。飢渴甚。因至蕭孚泗營。尋  
其素識之火夫某求漿。因語及秀成事。火夫以語親兵。親兵入告孚泗。孚泗卽使一  
人留陶。欸以酒食。不使遽行。而急帥百餘騎之澗西村。執秀成以歸。且盡沒其珍寶。

將并殺陶某以滅口。火夫聞其謀。陰告陶。使乘夜遁去。而分以寶珠五粒。良馬一匹。孚泗竟以獲秀成功。封一等男。越數日。七人者先殺陶。復以計誘孚泗親兵。及火夫二人至村中。寸磔之。詣秀成靈而祭告焉。後曾帥微聞其事。召七人至詰之。皆慨然自述無隱。曾帥獎其義。賞以白金七百兩。皆掉頭不顧而去。孚泗事人多能知之者。至七人之不負秀成。則無人能言其事。且並姓名而佚之。惜已。

### 某參將軼事

某參將遺其姓氏。清咸豐時人。家于楚。少孤。貧不能自給。依兄嫂以居。磊落豪放。不可一世。日縱酒爲樂。飲輒醉。醉則大號。拔劍起舞。紅燈變色。

未幾。饑饉洊至。民不聊生。兄嫂不能供。參將買酒無錢。不能遂其欲。不得已欲謀生。活旋以販絲爲業。然非其初志也。時洪氏倡業。恢復長城南北。一日樹旗募士。參將適販絲值之途。招募者遙謂曰。販絲客亦樂爲兵乎。遽應曰諾。則盡棄其絲。慨然從命。時人亦未之奇也。

參將既應募爲兵。未幾臥病幾不起。二月餘始瘳。與之同時應募者。僉以功擢職。彼仍一小卒。屈身行伍之間。益悶悶不樂。旋自奮曰。豎子盡成名矣。而余尙一功未建。將相豈有種。必不讓他人先我着鞭也。時清某將驍勇善戰。洪軍不能勝。忌之。欲行刺而難其人。參將毅然請往。主將笑曰。汝一小兵耳。何能爲。勿自輕擲其生命也。參將憤曰。主將勿小覷某。人以某將爲虎。某視之直一犬耳。此去若不得某將之頭者。請以某頭易之。主將奇其言。許之。

參將退。易輕裝。挾利刃。乘夜掩入清營。時月色微明。不甚了了。參將踰垣入。伏于牆麓。偵察動靜。聞擊柝聲自遠而近。瞥見一邏卒與擊柝者遇。擊柝者呼曰。眞眞。邏者曰。建眞。建眞者。今晚軍中之秘密口號也。俟邏者已去遠。參將從牆隅徐步而前。故與擊柝者遇。擊柝者呼若前。彼應之如邏卒。擊柝者弗能辨也。參將乘其不備。出懷中刃。自背力斫其首。首立斷。墮地有聲。棄屍隱處。解其號衣。與己易着。而代爲擊柝。忘其時。柝聲遂亂。軍中已數驚矣。幸擊者多。不能辨孰爲誤擊。後聞他擊者。始悉其

時途遇邏卒。必詢以如所殺擊者語。曰：「眞眞眞眞。」答者稍緩。輒斥之。人以是弗之疑也。

且擊且行。至清將帳下。清將已熟睡。鼾聲如雷。帳左置巨砲數尊。彈藥已實。參將四顧無人。卽棄其柁。拔刀猛斫之。須臾清將之首已懸其腰間矣。將出。盡燃其砲。聲隆隆大振。軍士自夢中驚醒。以爲敵來掩襲。人不及掛。馬不及鞍。自相踐踏。旣而蜂擁入帳。見主將已亡其首。相顧失色。瞠目撝舌不敢動。一卒大呼曰：「主將已死。我輩將安從。明日敵軍大至。我輩無死所矣。不如去之。」遂先遁。衆一哄從之。霎時空其營。裨將某雖遏之。不能禁也。

初參將鳴砲後。於亂軍中掩出。急還己營。徐從腰間解其首下。示主將曰：「試認之。此是某將之首否。」若誤斷他人頭。曠余盡夜功矣。主將大駭。却走。急答曰：「是也。是也。」徐復曰：「君勇過荆卿矣。吾恨未知子也。」時天已大明。人方爲參將危。以爲必擒且死。旣聞功就。咸大驚。相與欽羨不置焉。洪王聞之。卽日擢爲參將。昔與之同應募而先遷。

職者。今皆隸其麾下矣。參將刺清將時。兄嫂已俱卒。未幾參將亦卒。或云歿於陣云。

### 楊大頭

楊大頭名成。其父固儒童。年五十。求入泮不可得。生子期成名。故名之曰成。然性奇魯。始數年不能識一字。得間卽竊從屠沽兒遊。父責之。終不改。乃償死。大頭遂爲屠。其始亦一流氓耳。會所居村。謠傳捻寇且至。村人懼。各棄家而走山。山去村才五六里。而林壑深窳。有石洞可容數百人。當是時。成亦在衆中。事起倉猝。不及裹餼糧。居一日。飢渴甚。登山巔望村中。炊烟縷縷。羣以爲捻果至。益不敢下。夜半大雨。衆掬飲之。得稍解渴。成語其徒曰。賊三日不退。吾儕縱能求食四方。妻子皆飢餓死矣。晝間炊煙不多。捻必未至。恐是土寇。卽至者亦一分隊爾。吾儕壯丁可數百。亦起以制之。今大雨彼必無備。可一戰也。乃持刀而先。衆中有膽氣者從之。得三十餘人。人持竿或斧或刃。至村前。寂無聲息。成獨入村探望。頃之出。麾衆以往。則捻二十餘人。方酣臥一巨室中。衆人始驚起格鬪。成手殺五人。餘懼伏莫敢動。遂盡執之。訊知寇將三

日後來。此其偵者也。成得狀。卽剖之如羊豕。而盡遷器具糧糗入山。空其村。三日後。擒果至。成預置酒。食村中毒之。又藏火藥竈中。擒多死。而村亦燬。遂引去。由是得名。歸者益衆。成遂造槍械。治五兵。分其衆半耕耨。而半守望。輪流相代。竟以無恙。過陽某氏子。方迎娶。及吉期而寇至。一家皆逃。依成新郎倉。猝竟爲擒。擄去。新婦有色。成強取之。洞房之夕。婦大哭。訴稱有夫。成問夫何在。曰。擒擄之矣。成笑曰。易事耳。卽夕遣歸。不三日。其夫忽自至。自言擒遣來爲偵探。因幸得脫。而不知成所爲也。兵亂之際。有婦姑母子避難來奔者。其子溺婦。言負之行。而棄母於道。追呼之不應。乃息道旁。寇至。見爲老婦。捨之。其隣人見而哀焉。扶以免。他日子復逐其母。且遷怒鄰人。鄰人告成。成召其子。溫酒於壺。篝火於爐。以待之。旣至。不復審訊。親割其肉。炙以行酒。帳下百人同時舉刀。頃刻肉盡。呼號猶未絕也。執其媳。榜之百。配閩人。而廩給其母。以是衆稱公。明然小小得志。馭下嚴酷。雖故人一言不合。輒行屠戮。又終歲以蓄積耕種爲事。稍有壯心者。不能耐。皆去之。方苗沛霖之敗。其帳下聞之。亦多欲執成獻。

功者成。微知之。故自首以求免。而不知適絀於禍。蓋非始計所及也。

### 何鏡人

何鏡人相者也。嘗以術遊蘇杭間。大官貴人之門奔走殆遍。然好作奇語。有中有不中。以是爲人所稱。其被尋者亦數。數見也。杭城有某員求補佐領。賄將軍。將軍將許之。何陰知其事。見某某問吾於相當得佐領否。何曰不定。若能餽我。如將軍之數。可必得。某大怒斥之。何大笑去。因某道謁將軍。將軍問壽。曰福壽兩全。雖然。近有小厄。恐致顛躓。當有人進意外財。不取可免。取之必困。將軍自審無他。或佐領事耶。卽卻某賄。某聞而大恨。然無如何也。撫軍某貪婪無藝。其愛姬某失金簪。何適至。乃使視盜。視家人遍。無語。問之。則曰不便言。撫軍大疑。固問之。則曰事由大人。乃不自知耶。問故。則曰大人賣某缺得若干。賣某差得若干。冥判以家財准折。此區區者其見端。恐藏庫金銀。尙有不翼而飛之日耳。撫軍怒且駭。卽繫何將囚之。明日筦庫報大亡其財。賊來無聲。去無踪。並不知何時也。撫軍大駭。疑何與盜通。或知之召而詰焉。何

曰。此管庫者妄言耳。時未至。何急急乃爾。即偕撫軍往視之。果無恙。問衆人皆云。早間果空。頃乃復實。如幻術焉。閱畢。撫軍出。何乘間逸去。撫軍亦不敢更爲窮究。閱三日。庫藏又空。撫軍親視之。信。何仍出入闌闔間。撫軍欲捕之。而調任之旨下。所失皆私藏。事遂已。何終歲居杭南城古廟中。廟有老儒鍾姓。長年授徒其間。相處雖久。出入一點首而已。未嘗有往來也。廬龍范三。以技勇豪者也。蘇之某公子師事之。公子年少好事。一日范他出。忽柬招赴會者。其地去城二十里之荒野也。公子訝之。范歸以問焉。范支離其辭。公子請從。范不可。固請。則曰。會中禁外人甚嚴。若往。有不測之禍。公子請入會。范曰。此非有身家者所宜。且公子卽入會。亦必不能守規律。他日事發。禍只一身。猶其幸事。公子母以一時之興而自陷也。公子乃止。及期。乃陰偵之所約地。一大林也。縱廣可數里。翳鬱陰翳。至林側。見憧憧往來甚多。每一人入。輒有要者。舉手按鼻。來人則舉左手按右肩答之。因趨入。頃之。范至。公子踵其後。並如式入。范回顧見公子。顏色陡變。公子仍無言。從以入。時林中已闢地廣數畝。張布幕。衆圍

立以待。面相顧莫敢聲。中間三座空無人。一小時許。林外馬蹄得得。有三人者趨而入。前行者一六十餘老婦。荆素不華。從其後者。何鏡人與鍾姓老儒也。婦中座。何鍾左右座。坐定。婦回顧問有新入會者否。速借介紹員自投。不爾當以火棗奉客。於是座中起立。自白者十數人。公子不覺亦起立。婦問介紹人指范以對。范至此不得不應。然心極悵恨。不覺形於色。何在左座覺之。顧老婦語所操非中非外。殆不可解。老婦若相駁詰者。須臾鍾亦前助何語良久。聲至低。不可聞。老婦頤指示意。即有人趨前。手布袋。冒公子首。即負以去。公子不知其意。不敢拒。負者曲折走林中。至一地。乃釋手。公子身首被束縛。殊苦悶。不得自由。傾耳聽外間聲浪寂寂。絕無所聞。約一時許。忽馬蹄聲人聲喧囂。格鬪聲並起。俄而更聞槍聲。十數發。已而聲止。即有數人趨前。共牽公子。黑暗中亦不知在何許。惟聞有人叱曰。賊黨速以爾姓名及爾黨魁名氏來告。今事敗。皆爲我輩擒。肯自陳。當貸爾死。公子念范言果應矣。將如之何。乃力持不答。旋聞上座者怒曰。賊如此。非用大刑不可。即聞鎖鍊擲地。聲鏗然。公子仍無

言須臾復有人近前手鐵器薄肩背。摩挲如欲擊者。其涼徹心。公子仍力持之。更炊許始解令縛就坐。則會場未散。座中猶向時人也。遙聞老婦左右顧微語曰。斯人尙可用。顧范亦若有喜色。然於時新入會十數人。人給布一方。其上字體蜿蜒。有類符篆。公子受之。蓋入會證書也。授訖。中座三人皆起。迭向大衆演說。悉以安分守規爲會中盡義務爲宗旨。演說畢。衆皆散。范送公子歸。切囑無漏言。公子應之。私問范老婦何人。曰。故太平天國時某王妃子。今爲東南三省正龍頭。何鍾皆其副也。自是有會。公子輒往。習慣不驚。一日范言將有大會。審訊某當被劫案。於西湖某地。公子欣然偕范往。某當者被劫之際。嘗報官。官不能得盜。此一月前。公子固知之。及往。則魁梧奇偉一壯士。鐵索浪鐙。繫之以夾。初猶抗辯不承。已而示以證據。遂不能遁。須臾卽有少婦自衆中出。抱壯士大哭。殆其妻也。已而解壯士縛。仍延上座。陳酒肴。演戲劇。衆人盡歡豪飲如無事者。自老婦鍾何以及諸頭目。迭爲賓主。至第三日劇散。筵罷。衆忽宣言某兄弟吉時至矣。壯士至此亦面色慘淡無一言。衆指一室。壯士趨入。

兩人從之。須臾少婦衰絰而來。則棺殮已畢。其如何死法。雖范亦不知也。尋復曳數人至階下。笞數百。流血滂沱。問異日知儆否。應之乃釋。年餘公子漸不謹於言。一日范來索證書云。黨魁以公子不能守祕密。命斥出會。公子欲勿予。范曰。黨規不退證書者死。乃予之。自是遂絕。公子之夫人何所媒也。公子姊嫁浙人。有甥嘗從鍾讀書。故識二人者。不虞皆祕密社會之魁率也。其黨員官寮僕隸皆有之。蓋多爲偵探者。凡東南官吏。實缺自大令以上。職銜自四品以上。至少皆有一二人。屢迹其間。或爲僕圉。或爲幕友。或即其本身。以是能行其恐嚇眩惑神出鬼沒之手段。而星卜命相尤靈。然於平民。則頗有保障之功。卽富商大賈。無號令而擅侵之者。爲首死。餘皆重責。若某當之案。其一例也。皆公子事後爲人言者。自公子出會。後不數月。何鍾皆相繼他往。莫知所向。范猶授徒於姑蘇。更閱年餘。民軍起義。范從民軍戰歿於陽夏。它日公子晤鍾何兩人於某都督處。皆爲祕書員云。黨魁病歿。遺言曰。中國共和目的已達。吾黨當解散。今已無復組織矣。

## 賓福壽

賓福壽者。即以巧工爲東楊構洞天春及紫霞塢之密室者也。爲人便辟善媚。能作威福。待工匠尤酷。當建築時。東楊賜以令箭寶劍。夫役有不用命者。可隨時手刃之。賓凡任事三年。前後所殺不下萬人。每有工役不順其意。輒牽而閉諸空室。積十餘人或數十人。乃於痛飲酣醉之後。令人纍纍列階下。自取手中劍駢劉之。呼號震天地。爲之赤。至快意。仍復飲酒。必酣眠始已。明日問之。不復記憶矣。醒時或亦追悔。然一醉又復如故。誠應劫之妖孽也。或當醉時欲殺人。而空室中無宿囚。或擇工匠之老醜不愜意者。爲臨時之點綴品。然非十餘人。終不快意也。其天生殘忍如此。然軍中見其人者。皆爲佻達軟媚。絕非莽英雄態度。而亦獷惡至於此極。謂之浩劫。尙何說之辭。

## 鍾芳禮

太平諸將最愛衣飾。凡一命之榮。無不文繡。至析圭僭爵者。悉衣錦繡纂組。金碧絢

爛紅紫繽紛。間以珠玉臂釧。渾如妖女。以爲必如此。乃窮天下之美也。故其服章雖有階級。而按之實際。惟以美富爲最尊。蓋與儒者之所謂以少爲貴。以樸爲尊者。絕對成反比例。此亦足以覘其人之思想程度矣。故太平軍取人。大約以三等。一能作書寫充記室者。（重在普通書札簿記。不必其果有才識。）二能裁縫衣服者。三任力役爲負擔者。三等中除一爲文人。三爲粗人。貴賤本不相侔外。惟位居第二之中材。獨爲太平軍中所極歡迎。則以上行下効。凡遇戰勝攻取。軍弁甫經休駐。必以裁製衣飾爲第一事。紅羅紫綺。紛映於鎗林彈雨中。不必挾美人於馬上。而五采炫耀。彷彿如娘子軍。及近處諦視。則一片穠豔之花。皆健兒也。故凱歌聲中。正舉國裁錦之日。然裁縫雖可叱嗟立辦。而齊紈蜀錦。皆係略奪而來。未能花樣翻新。自謀織造。及金陵建都既歷有年所。則踵事增華。漸見進步。於是有織工之搜求。金陵本織錦產出地。清曾置滿人織造官於此。云每歲織造龍衣若干襲。東楊聞之。首請求巧匠。設典織官。天王許之。實則織成之錦。十之七輸東府。天王與諸王僅占十之三耳。典

織署工以男女分兩部。每部至千餘人。其長官曰鍾芳禮。本織工。以善媚爲諸王所賞。東楊尤嬖之。初以色進。旣而以心計工巧。能織新樣色錦。特充是職。時諸王競以龍鳳團鶴諸花紋相鬪麗。惟亦有等級。天王金龍五爪。諸王散龍四爪。其餘侯及丞相。或鳳或鶴。王后等婦女則皆鳳。貞人以下則五采花紋。（太平軍中稱命婦爲貞人）及芳禮任事。奏請以龍鳳多少之數爲階級。如天王五龍。東王四龍。南王三龍。西王二龍。北王一龍。諸王則皆鳳。亦以多寡爲等差。其餘鶴虎等皆如制。天王許之。於是官爵高者。衣飾益光怪陸離。令人不可逼視。芳禮亦請用金銀絲夾繡成紋。中嵌珠玉。其衣悉如劇臺上伶人所服。而諸王嗜好所在。反亟賞芳禮之能。以是芳禮漸占勢力。性漁色。旣爲女館所隔離。鬱鬱不可耐。署中女工俱屬女館團帥所統轄。芳禮僅授花樣於團帥。不能出入自由。後乃漸得結納侯裕寬。言於東楊。謂女工不經指授。故成績不佳。宜由芳禮調撥教誨。東楊始命特許女館中能事機織者。就署近地設工作場。由鍾芳禮每日入場教授若干時。其場仍由團帥兼轄。於是芳禮

因得肆毒於良家女子。女團帥知其與侯裕寬密切。曲意媚之。有抱冤而自戕者。不令上聞也。無何。女館遣散。芳禮得美女十餘人。裕寬涎之。奪最美者數人歸。因是有隙。不恒與往來。及侯敗。芳禮竟免於禍。人皆歎其爲尤狡焉。

### 何李之獻房中術

諸王好男色。故多病日。東楊晚歲則竟眇。然漁獵之慾不少減也。及精力不繼。乃咸求媚藥以爲扶助。蓋粵西人素不信醫藥。有病則禱於天主。以爲遂無害。故天京所謂供奉之醫官。皆操房中術以自謀者也。其中最著者。有何潮元及李俊良二人。何本瘍醫。以軍士多矍狎頑童。其毒更甚於花柳。發時輒延何治之。或有效。及女館散。牝牡雜收。花柳毒潛滋暗長。侯王多有不免者。何潮元遂得爲諸王上客。李俊良向業婦女兒科。能施避孕法。洪宣嬌尊爲上賓。薦入宮中。婦女皆歡迎之。天后賴氏有疾。本延某醫診治。亦御醫院中之供奉官。頗誠篤。不善僞媚。賴氏服其藥。少加重。宣嬌因薦俊良。俊良視某醫方。佯驚曰。此可服耶。賴氏以加重告之。急崩角道賀曰。此

實天后洪福使然。不然。早不可諱矣。賴氏以告天王。天王立命鼻首。並殺其徒數人。卽署俊良典醫官。正後東楊目疾劇。使何李二人合商方藥。服之無效。李曰。吾有秘方。未識東王能否許一試用。楊問何如。李曰。選童男女之未及冠笄者。每晨未飲食時。預以甘露漱口。然後向目上餽之。餽三十六次而易。大約每日易十人。一月必奏效。東楊許之。於是廣徵童男女充是役。有色者或狎之。不如意輒殺。因是致死者頗衆。後卒無效。東楊怒。欲逐俊良。裕寬爲之請求而止。及東楊敗。二醫俱死於亂兵中。

### 洪氏四王

洪楊起事之初。以宗教迷信之感情。結合異姓兄弟之團體。其時在天王雖稱元首。而四王幾視同一體。故有特別之創格。爲歷史所無者。則所立國宗之制。不獨天王之族。而兼及於四王之族是也。凡天王支派以及四王血統。均稱國宗。無分畛域。此實君臣契合之隆規。足以上軼千古。然而呂東萊氏有言。好奇者實致禍之媒。深斥宋公立弟之非禮。今觀於太平朝之已事。殆亦有然。蓋東楊北韋相殺之禍。推原厥

始未始非天王之過事尊寵。有以致之。始而倚信之專。繼而積重難返。終必至喋血殿廷而後已。哀哉。股肱心膺之臣。一旦芟夷斬伐。如秋風之掃枯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天王其亦有悔於心乎。然兩虎相鬪。必致俱傷。從龍舊侶盡矣。環顧左右。誰可與謀。孤掌之歎。所由來也。

明祖懲功臣跋扈之禍。遂大封庶孽以衛本宗。天王自謂明之苗裔。每事欲效法高皇。故於東楊北韋既誅之後。遂舉樞密重權。寄諸宗室。而於是五國宗一體之制始破。獨洪氏四國宗封王之例特開矣。四宗王者。仁發安王。仁達福王。仁玕干王。仁政。鄺王。皆於東楊敗後先後加封。蓋太平舊約。非有大功不王。國宗之位。比於侯相。無爵以王者。東楊手操政柄。雖天王不得假借。豈能私加封號於族人哉。至是一變前日之約法。如漢呂后之自王其兄弟。背漢高舊約不顧焉。天王之於楊。其心理不可揣而知之耶。先是仁發仁達等隨天王入金陵。齋劣無才分。置之國宗之列。食粟漁色。碌碌無所短長。東楊常防彼等逾分求榮。偶因仁達嗜吸煙。遇講道期會。失律後

至。東楊勃然稱天父命。指爲大不敬。當立誅。天王爲之代求。且令仁達肉袒面縛。置壇下請罪。東楊不得已。始予杖百而罷。仁達退而欣欣。以爲幸。邀天父憐憫。赦過宥罪。其愚鄙若此。而東楊之威。儼若彼。勝負豈可同日語哉。仁發尤蠢陋不識。一丁二人。何足以繼東楊者。天王竟以國鈞重任。寄托焉。彼後起之雄。咸推李氏秀成。而秀成率無一日得安其位。太平天國之運命。其顛倒蓋已可知。

### 仁發仁達售帖漁利

仁發仁達既得志。專務貪冒聚斂。舍飲酒食肉。曠比頑童外。無他事。天王以爲二人長厚。必無東楊之傲狠爭權。敢作非度等行爲。而不知冒貨濫賞。怙惡縱奸。有一已足亡其國。況四者之無所不爲乎哉。當李秀成奔走蘇杭之際。東南財賦之權。適操太平之手。食貨流通。本可暢行無阻。秀成因欲爲思患豫防之計。奏請天王飭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於朝者。各量其力。出家財廣購米穀。儲之天庾。設官督理之。俟闕乏時。平價出糶。如均輸故事。天王深然其說。事下樞府。仁發輩相謂曰。此亦一利權。

也。彼平糶之穀。止利貧民而已。於吾輩何與。不如乘其入穀時。吾輩科以重稅。在商人欲急售獲利。必不因此裹足。而其價仍攤於購者。在購者皆富貴臣工。豈吝是錢。賤者則吾儕之橐可充矣。衆皆曰善。仁達曰。否。否。設局收稅。以國家名義行之。則利必歸公。吾輩所得無幾。不如用鹽引牙帖之法。但設帖之額數。分上中下三等。上額可販米穀若干石。中下亦如之。此帖以樞府諸王祿秩歲支爲名。直接收入。無須撥解。而稍提其稅入公。大半可入私橐。雖天王知之。亦無所害。販商非執有帖者。粒米不得入金陵城。犯者以私販論罪。如是則法可行而利可獲矣。諸王皆以爲然。是時除安福二王外。其子弟如和元利元葵元春元等。納十餘人。皆封王侯。擅權勢。均瓜分此售帖稅。上額售價有貴至千金者。及商販至下關之驗帖官。更任意抑勒需索。或指爲僞帖。或斥爲逾額。悉令補繳足納。百端挑剔。必取盈而後已。其人皆仁發輩之鷹犬。實與樞府聲氣相通。販商呼籲無門。漸皆裹足。而諸侯王又因販商成本加重。售價過昂。不願多出資金。互相推諉。雖天王下詔勸戒。恩威並用。終無可如何。而

仁發輩之奸。無有敢發其覆者。天王亦不復過問也。既而李秀成直奏其弊。勸天王明察廢除之。天王以詰仁發。仁發竟以奸商每藉販米爲名。私代妖營傳遞消息。設非洪氏帖。誰能辨別其邪正。此實係兄弟輩之苦心。所以防奸。非以罔利也。天王遽信其言。置秀成奏不問。及清同治三年。曾九之兵既圍金陵。糧道頓絕。城中竟至無米可食。天王始放婦女。汰冗員。至在宮中團草以食。卒以不救。苟非仁發等售帖。斷之爲。必無若是之速。而仁發等竟相終始。未嘗因是受罰。吁。可異哉。

### 于王仁玕出使歐美

當仁發仁達售帖漁利之際。則仁玕之頭角嶄露。亦卽起於是時。仁玕本天王同祖從弟。自粵西起事時。已以年少多智冠儕。偶天王甚信之。及太平軍出武昌。下安慶。東楊忽建議。謂吾輩旣以歐西宗教爲國教。則與歐西聯絡之感情。自當融洽。今歐西盛強。非古夷狄之比。彼滿虜無識。致遭喪敗之辱。固已。若吾天國肇建。正當與之講邦誼。論平等。或可得其助力。今其人類多在上海。吾國盍速遣使者往。與之訂約。

業成若何酬報。藉可爲他日求助基礎。此誠今日要舉也。但使才不易。亟應遴選。吾視國宗中仁玕。才力過人。言動機警。却中使才之任。特未識彼願遠涉否耳。天王以問仁玕。仁玕欣然欲往。爲具裝以遣之。既至上海。而上海之歐人居停者。方以軍助滿清。白齊文雖反側。而戈登忠於所事。殊無傾向太平意。仁玕不得要領。且一時不得歸金陵。奮然謀爲歐西之行。乃由吳淞乘輪赴香港。旋由香港徧歷歐西。且至北美。復由美達日本。仍歸香港。渡海入粵。幾爲清吏所捕。僞爲乞者跳免。乃間關越贛省渡江。因得至金陵。（詳後小天王後案中）天王得仁玕大喜。且藉以此知西洋諸國近狀。仁玕去已十年餘。舉朝比之蘇武持節歸漢焉。天王命封爲干王。位在安福二王上。自是干王之權漸重。天王之倚任。亦過於二王。仁發等頗妬之。然無如何也。干王爲人好矜意氣。使酒凌人。不能得士心。貪冒雖較安福二王稍可。而嫉賢忌能。亦其所短。首與李秀成生隙。反助仁發等擯斥秀成。不遺餘力。號稱通達時務。而不辨是非。不識賢愚。若此。惜哉。先是干王初歸。傲然以外交大家自命。因以某國之旁

行書。招白齊文至金陵。與計事。白齊文許相助。但索十萬金。干王爲之請於天王。立許之。李秀成建議。齊文不可恃。其人浮猾。實無戰才。止圖弋利耳。干王大怒。面斥秀成之妄言。阻撓大計。罪當誅。天王念秀成有規取蘇杭大功。僅逐之。不令居金陵。干王遂以秀成爲奸人。請兵請餉俱不與。致有蘇州失降之事。而白齊文竟反側清與太平之間。坐收漁翁大利。絕無一定之傾向。旣而掠財遁歸香港。太平竟擲十萬金。干王猶詭詭然怙過曰。彼將向香港英督借精兵。代復蘇杭也。久之。齊文卒不至。而蘇杭以次歸清。干王始悔且懼。旋爲安福二王所賣。大憤。復逃去。或云。實爲天王作程嬰杵臼。扶嗣主往美國。金陵破。天王竟賴其力。以存後於海外。詳後。則干王之功。固不可沒云。

### 一二王縱吳長崧通款之罪

當清兵初圍金陵之際。城中糧已不繼。太平官之脅從者。或知其內容。皆存倒戈之念。自張炳元之事敗。偵察綦嚴。至是而四宗爭權。反覺疏弛。又加以糧食不足。人心

皇皇。於是。有。織。營。總。制。曰。吳。長。崧。者。本。楚。人。曾。略。地。皖。南。北。少。有。功。天。王。忽。調。爲。織。營。總。制。蓋。有。人。譖。其。臨。陣。不。力。而。因。以。調。回。察。勘。之。也。吳。頗。自。恃。長。才。常。謂。東。楊。北。韋。旣。死。石。王。又。西。去。其。餘。勇。將。漸。盡。朝。中。則。皆。黃。口。乳。臭。兒。耳。語。聞。於。干。王。大。怒。拔。劍。斫。地。曰。鼠。子。何。敢。爾。吾。當。立。殺。却。召。而。侮。辱。之。吳。知。勢。力。不。敵。暫。事。隱。忍。然。心。益。貳。矣。會。清。軍。有。間。諜。入。城。懸。賞。購。獻。城。者。爵。祿。甚。重。吳。心。動。乃。招。其。人。於。家。款。以。酒。食。密。計。接。應。勾。通。之。策。往。返。數。四。始。獲。定。約。期。且。至。部。下。卒。有。私。受。干。王。偵。探。金。者。得。其。狀。走。報。於。干。王。干。王。立。遣。衛。兵。拘。吳。而。搜。其。私。室。果。得。信。物。若。干。秘。密。盡。露。干。王。乃。奏。上。之。天。王。亦。怒。甚。以。吳。付。安。王。鞠。訊。時。安。王。與。干。王。爭。權。不。洽。意。大。齟。齬。惟。天。王。不。知。干。王。聞。爲。安。王。審。訊。必。翻。己。案。急。求。請。於。天。王。欲。以。吳。歸。己。會。天。王。忽。染。疾。數。日。不。視。朝。安。王。與。國。戚。賴。漢。英。相。善。遂。先。令。賴。入。宮。陳。請。吳。實。捕。得。干。王。之。嬖。童。通。於。清。營。方。欲。奏。陳。於。上。而。爲。干。王。所。奪。怨。其。掎。擊。籠。人。特。栽。贓。物。以。陷。之。第。問。干。王。某。童。安。在。則。底。裏。不。難。盡。露。也。天。王。以。仁。發。爲。兄。且。年。長。矣。不。忍。使。其。與。干。王。

互訐。遂命寢其事不問。止令吳罰金數千。調守元武湖民籍庫。且令干王看管之。已。干王大驚。後聞安福二王竟受吳賄銀七萬有奇。遂甘心買已。乃拔劍往二王府尋釁。欲牽二王衣與之俱斃。以卹王仁政之勸始已。

### 干王阻李秀成遷都大計

卹王仁政亦天王兄。年與仁達相若。而同祖分支。權稍亞於三王。然其妻爲天王寵妃妹。誼加姻婭。則又爲近水樓臺之一種。故三王欲探大內情狀。必藉手於仁政。因是亦有沆瀣相投之意。四王之團體乃成。凡天王一言一動。仁政逢迎於內。仁發仁達張揚於外。仁玕則以堅強之腕力。決斷而執行之。故羽翼已成。橫絕四海。雖有善者。莫能以疏間親。而進一謀。決一策也。自東楊敗後之七八年中。純然爲四王馳騁之勢力範圍。仁發仁達旣以貪貨靈法爲世詬病。足以敗亡而有餘。而仁玕剛愎自用。仁卹阿諛取容。其害亦有可證者。當金陵患糧之初。忠王李秀成建議遷都。非武漢。卽江西。蓋以糧道便利。且退則入川黔。或仍歸粵西。爲計至狡也。天王下其事於

四王令會議。三王俱唯唯否否。無能決擇者。獨仁玕毅然反對遷都議。謂金陵帝王根本地。明高皇帝以此建二百年基業。天命有在。此豈不足爲政耶。且吾天國爲世界眞主。天兵天將擁護洪氏江山如鐵桶。何故勞他人耽憂。妄議遷動。彼議遷動者。蓋皆有所希冀。欲攬權謀不軌耳。設有此心。可執天刑誅之。於是天王令罷此議。秀成聞之大懼。不復敢入天京。或告秀成叛去。已投清軍。仁玕言於天王。彼議遷都已。有異志。若不除之。恐爲後患。天王雖不置可否。然自是恒掣秀成之肘。不令有爲矣。顧忠王爲人誠懇。士卒樂爲之用。至是見其屈抑。頗有怨懟語。騰播人口。至有某某職官相率逸去者。仁玕知其下將解體。乃聳天王特設講道大會。宣布道理。以維繫人心。是日。仁玕爲壇總管。主持一切會場規條。顏色若揚揚自得者。蓋已操必勝之券。謂此一場講道。必可挽將去之人心也。布置既定。鐘鼓大鳴。天王盛服登座。侈然大言曰。朕奉上帝聖旨。天父天兄命朕下凡。作九州萬國獨一眞主。何懼之有。去留任爾。我鐵桶江山。爾不扶助。自有人來扶助。我之天兵。百萬千萬。妖兵豈能飛入。

耶。是時李忠王秀成方自浦口敗回。正欲泣奏天王。求速定補救之政策。乃未及登朝。卽聞此會場之設。趨而聽之。不覺戰栗毛戴。蓋語語針對。疑己之不忠於天朝也。會既散。忠王不敢復留。卽夕出城東去。天王亦置不問。仁玕猶對人曰。我略施小計。卽可驅逐老李於外。彼若不自量。妄思與我爭權。直尋死路耳。其忌克如此。

### 干王與堵王黃文金之朋比

仁玕雖忌李秀成。而與堵王黃文金頗投契。凡外事接洽。及重要物寄託。秘密消息之傳遞。皆惟堵王是信。時黃文金方在湖州。當同治三年四月間。金陵乏糧。天王慮計無所出。仁玕亦色厲內荏。於是排斥遷都議之氣燄亦漸衰。一日。天王召仁玕入宮。仁政爲副。小西王蕭有利亦在焉。小西王者。蕭朝貴之子。天王之甥也。寵信有大權。幾在四宗之上。惟仁玕輩行居長。天王之敬禮。似過於蕭王。實則親狎所不逮也。是日。天王便服倚榻。氣象愁黯。凝眸若有淚然。默坐良久。歎而言曰。圍城若此。卿等豈能坐視。若朕則旣受天命。當爲上帝守此天位。雖死不能移動分毫也。蕭王起

奏曰。妖兵一時僥倖。終不能勝過天兵。如今浦口有忠王李秀成。池州有輔王楊輔清。南陵有侍王李世賢。上游一帶。都有重將。一旦得手。此間妖兵盡成甕中之鼈。天王安心。不必憂慮。語未畢。仁玕亦奏曰。臣弟謂輔王侍王固皆可信。然恐勢力單弱。未可倚任。若忠王則心懷不忠。一日終當飛去。惟堵王黃文金在湖州。兵精餉足。臣弟意不如將太子及後宮妃嬪等。暫送彼處就養。設有變。聖駕亦可暫臨湖州。徐圖恢復。不難。幸勿坐困巖城中也。天王聞言。不喜亦不怒。更不置可否。惟有悲傷而已。久之。始曰。黃文金才德兼全。朕亦知之。但朕終不肯依人苟安。朕爲救漢人於水火起見。故欲推翻滿清。此是天道所許。事雖不成。後嗣必有繼朕志而起者。朕不再辱矣。語罷。泣下沾襟。仁玕喏焉。若喪魂魄。又久之。天王始悄然謂仁玕曰。後嗣一脈之存。惟子是賴。黃文金云云。留爲去路可也。仁玕唯唯受命。

蕭有和殺廖四妹

蕭王之羽翼。則以兩駙馬爲最著。一鍾某一黃某也。皆天王婿。鍾某稍和平。而黃則

狼戾如劇盜。年均二十餘。與蕭王馳馬挾彈。鬪雞走狗。絕似古所謂五陵年少。長安游俠者。每出則三人各挾從騎十餘。鮮衣怒馬。市中人皆避之。雖豪貴不敢撻鋒。當女館再設時。三人恒突入觀覽。任意游戲。有當意者。則命從騎扶之歸。館長不敢一阻也。干王知之。命女館長申明約束。不聽馳入。且加派軍士守門。蕭王知之。知爲己事而發。大恚。故命從騎闖入。守門軍士不許。兩相衝突。幾成惡戰。事爲宣矯所聞。責蕭王禁之。始已。蕭王以爲女館渠帥告其爲也。欲報之。時渠帥爲寡婦。廖四妹。夙號貞潔。且其人强悍有力。無隙可乘。蕭王心不能平。乃遣其黨日夜偵廖之舉動。一日偵者走報曰。得確證矣。彼固與天將楊起發者有露水緣。起發曾宿其館中數夕。臥室中儘多證據。但掩捕之。不令得爲藏匿。事不難。水落石出也。蕭王喜甚。立遣其黨往搜。果得男子衣履數事。又箱篋中金寶無算。蕭王盡逮以來。姑不用刑。乃偁令廖作書與楊。令其速反。謂已有事面商。廖不肯。強使人爲之。而令其加手印焉。時楊方領兵攻揚州。得信果潛回。蕭王使人匿女館中候之。旣入。執以告。蕭王乃命與廖同。

縛而駢斬之。懸二首於長竿。二人昇之。徧游街市及女館中。甫入館門。諸女方出視。忽廖之首作變態。目口翕張。旋轉如轆轤。髮飄蕩欲墮下。視者大譁驚走。昇者力批其頰。始止。衆咸謂死而爲厲。殆冤氣所致。蓋廖本無其事。爲蕭王之偵者所栽誣。而構陷成之者也。噫嘻。以從龍死事。豐沛舊人之眷屬。而又懷貞履潔。恪守其職。徒以得罪貴胄。猶不免殘其體。而并污其名。亂世誠可畏哉。而太平朝之失政濫刑。亦可知也。已聞後天王仰藥殉國時。宣嬌已失蹤。蕭有和亦不知所往。據宮中人言。挾妻妾改裝遁去云。

### 蔣驢子

蔣驢子者金陵土著。乞食於城隅。爲趕牲口（俗稱收驢者）者收養。卽子之。長而襲其業。洪氏據金陵。彼亦無計避難。仍爲太平軍士牧驢。反獲飽餐。性戇而忠樸。所畜驢較人健且馴。軍中呼之爲驢子。忠王奉朝請居京中。權爲四姓王所扼。意鬱鬱。偶遊清涼山。召驢子將事。忠王稱善。曰。明日子至吾府。驢子唯唯。旣歸。驢子果至。忠王

乃命與之腰牌及憑帖曰。子爲驢馬車三行總管。凡金陵城內之驢馬車。俱歸子統轄。子願之乎。驢子拜謝。自是驢子爲趕牲口者領袖。且兼車馬。勢力大張。人皆私謂之天王。勅封大驢子侯。及金陵被圍甚急。四姓國宗及王侯等思他遁。輒命驢子計輜重夫役之費。井井有條。器物無所失。諸貴族無不信之。不俟忠王之推薦矣。及五月下旬。警耗日數十至。諸王欲遁而不可得。乃相與計議。欲括各家所有黃白物。輦致於城隅寂靜之所。俟得間而後出之。推究方法至再四。又求辦此可恃之人。僉曰。惟蔣驢子。乃筐之篋之囊之橐之。是時宮中諸妃嬪聞耗。亦托小西王等附載。凡獲總數至千萬而弱。悉付蔣驢子。令惟所安置。但令報告地址及暗藏符號而已。蔣驢子既受命。乃號召夫役數千人。進其頭目而語之曰。王大人等有金銀數千箱。命吾往埋於石城山某所。汝等各以部分領取。每人名下若干役。取若干箱。歸其責於頭目。先載至某花園池旁集會所候命。諸頭目皆唯唯。集會所者。本平時諸夫役飲博遊戲之機關通信處也。前有大池。諸夫役聞之。皆大喜。蓋希冀至此停駐。則可盡晚

間之樂。且或可窃取少許。以供揮霍。既而鑾轡數千車同時就道。驢子忽又出。令曰。宮中頃有急信至。諸王妃等亦聚金銀數千箱。令我爲之埋藏。其物須在某荒僻所取之。爾等既去復來。尙可及也。吾不復招他役。使爾等可獲利。爾等意願否。衆皆曰。諾。於是衆皆踴躍爭先。願犧牲一宵之樂矣。驢子且再四囑曰。非今晚應役者。擯不用。按期不誤給倍價。衆皆爭先至荒僻所。荒僻所者。金陵督署後。即天宮後牆也。衆既至。俟發箱篋出。良久無耗。驢子亦不見。惟驢子之司會計者出語衆曰。驢子方在宮中。捩擋後始得發出。且爲時過早。亦恐耳目不慎也。衆亦爲然。散坐草地間。以待久之。司會計者又令人宣言諸人飢矣。今各給饘饘兩枚。聊以充飢如何。衆皆爭取。絕無去者。至半夜。驢子始出曰。宮中已變計。各埋藏院內。勿復輦出矣。誤諸君休息時間。致勞久待。請照給運資。略加酒籌如何。衆聞有資給。亦各願聽命。頭目既與驢子接洽。驢子忽又出令曰。須每人至帳房內領取。恐有冒領等弊。且防頭目侵漁。今違宮妃之命。另賞頭目若干金。其餘則盡歸夫役自領。又曰。須魚貫而入。否者

捕下致刑官治罪。衆以驢子與宮中常通聲氣。勢力雄厚。孰敢不依。於是一一唱名授受。先領籌。次領金。出者入者。秤者裏者。相呼者。相扶者。擾擾終夜。至畢則天明已久矣。驢子復出令曰。今日衆倦矣。明日先撥人數之半。往某所開窟。如願往者自行報名。俟夜間始得輦金至某處。衆亦唯唯聽命。是時所謂園池之旁者。驢車數千箱。金千萬。絕無守者。衆亦不計及也。有頭目稍黠者。問驢子金銀箱露置野外。保必無盜者耶。驢子笑曰。如此重載。誰敢輕動。雖野外何害。黠者心始懷疑。竊破一箱視之。則中皆瓦礫。私告驢子。驢子大駭曰。果然耶。吾爲諸王所賣。犧牲一身不足惜。其如衆人性命何。衆皆失色。於是黠者進曰。清軍得城在旦夕間。雨花台外城業已破矣。此甕中鼈。豈復能久。卽傾之池中。何如。驢子若佯爲扼腕也者曰。果如子言。清軍得手。吾輩亦死耳。尙何言。但事宜速。吾輩可卽從此亡命。否則恐爲宮中所聞。衆於是如議。傾之池中。不復往開窟矣。事旣畢。衆皆鳥獸散。驢子亦不知所之。甫三日而城破。清軍竭力搜括。無有及此金者。或知之。撈池中得箱。中皆瓦礫。於是大怒。太平軍

之狡謀欺已。置之不復顧矣。越二年。驢子自皖中挈眷屬歸。云與西商販葯得厚利。願購此廢園地起第宅。並此大池亦購焉。築垣以樊之。漸起屋舍數椽。工程甚緩。衆以爲彼勤樸故態。將省約工資。不之異。逾年。始有門庭。又逾年。漸具井竈。凡五年而規模粗具。又五年。則資本充溢。市廛多有彼之營業品。衆漸知其富厚。顧莫測多寡。又十年而花園住宅始竣。工宏麗與縉紳埒。卽今蔣園是也。其後日益富裕。戚串間始稍稍傳播。彼固得池中物起家者。是時尙有當日輦任之人。親入池中撈箱得瓦礫者。不信其說。往詰驢子。驢子終不言。及驢子死。其子待其僕役稍驕倨。僕役始忿而語人。當時驢子出池中金。實先得瓦礫三箱。而後得金。金反不在箱以內。乃知輦金之夜。實給夫役至他所。傾其金於池。而易以瓦礫云。計亦狡矣。至今蔣氏尙富甲金陵。惟相戒不作官。然每爲督帥注意。輒勒捐賑金至十餘萬不等焉。

胡元煒

胡元煒之初仕也。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都。捐從九雜職。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

人來共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入都後。僦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煒曰。子來何事。曰。將捐官。曰。然則。蓋將履歷示我。元煒示之。數日後。忽謂元煒曰。吾已爲子上。兌捐知府矣。子攜來之物。即可作歸費。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齷齪爲小官。且朋友有無相通。我有餘財。豈敢不爲子良圖也。元煒且驚且喜。遂拜謝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卽奉檄署理廬州府知府。元煒資望尙淺。忽得權守雄郡。復出意外。蓋亦其人爲之經營。而元煒初不知也。及在圍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煒視之大驚。蓋卽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後已久。不相聞矣。屬元煒母衣冠迎我。恐涉張皇。令外人知也。元煒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謂元煒曰。子母然。吾將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廬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則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廬州兵餉兩絀。決不能守。與其執迷而自速厥死。孰若報德以取富貴乎。元煒躊躇良久。旣已無可奈何。乃決意從賊。屆期。果由元煒所守之門入城。廬民聞元煒從賊狀。方城破時。相率入府署。滅元煒之家。元僦降賊。賊使擔水執爨。旋授以僞職。後官軍

克安慶。執元煒戮之。

### 宮人楊氏

王老媽陷金陵九年。據述僞天王洪秀全一日到僞東王楊秀清府中。僞東王不來迎接。口出大言。怠慢無禮。僞天王以好言安慰。自怨自艾。許以禪位。退歸天府。卽傳集百頭目。議誅僞東王。令僞北王韋昌輝領兵夜圍僞東王府。殺戮一空。獨不獲楊秀清。越日於土穴上見繡龍黃緞鞋兩隻。因掘穴得獲秀清。誅之於市。梟首示衆。僞天王收秀清之女爲僞宮人。大兵克復南京。搜僞天王屍不得。有僞宮人楊氏。指點埋屍處。因掘地得洪秀全屍。不用棺木。只用繡龍黃緞大被裹屍而葬。遂戮其屍而焚之。詢僞宮人楊氏家世。卽秀清之女也。

### 洪福創三合會於舊金山

輔清既導洪福由歐至美。西友卽傾其產業以奉養之。凡華人有來美者。皆出資贍其衣食。結爲死黨。其後來者漸多。始創一會曰三合會。華人之在海外秘密結社自

此始。其所在地點。則舊金山也。其黨人相合之暗號。名曰三水共合。始創之祖。則曰齊福天。即顛倒洪福字而成。設會宗旨。純以排斥滿清爲主。蓋絕未變其太平朝之面目。但不能公然訓練兵隊耳。然其機關所在。則規模壯麗。約束嚴明。一如帝者之居。

### 李紹熙

咸豐庚申。大營告潰。粵兵大股東下。旋陷蘇杭松太等處。勢若飛蝗。江浙幾無完土。滬城僻處海濱。以形勢言。是爲絕地。而開軍府。通餉源。竟以一隅翻全局。卒爲江浙命根。此豈言思擬議所能及。且當敵初至時。曾帥援兵未集。西兵亦未來。本城兵勇。以應調四散。城守惟招百姓。敵若力攻。勢難固拒。及聞李紹熙事。而後歎其中自有天在焉。紹熙粵嘉應州人。癸丑之亂。本爲會匪頭目。旋投吉撫軍營。賞六品銜。効力軍前。後加都司銜。派守東壩。及爲敵陷。復降於敵。得據崑山。繼而又思反正。密遞降稟入城。由是臨陣每張虛聲。空放槍礮。延挨幾閱兩月。及爲僞李王所覺。殺紹熙。方

飭下併力嚴攻而我兵亦已雲集。夫事機之際不能以寸。矧軍情至變。滬城苟失。則江浙之患正恐未有窮期也。

### 開科舉

洪氏立國不純如漢高所云以馬上得之。乃雜以宗教迷信之性質。此其所蔽也。故他朝開國無論其以盜賊以夷狄。一二書生爲之走筆。即可粉飾太平。蓋其勢順也。惟洪氏橫鯁一宗教之意見於中。雖欲粉飾太平。而儒士不爲之用。卽用亦不能盡其才。無他。其勢逆耳。當時天京之情勢固尙屬武人政體。然豈無一二梟傑。欲借禮賢下士之名。以收拾人心。乃至見諸事實。則終苦於格格不入。何也。亦曰宗教迷信之力爲之。不如其已。強事敷衍。則非直優孟衣冠。乃至如狗升御座。豕人立而啼。適見爲怪孽耳。

科舉之弊。至晚清而已甚。高瞻大論者。無不欲廓清而摧陷之。以爲快。奚待者。番之莽英雄哉。故書可焚也。文字可拭穢也。一切琳瑯秘笈。拉雜摧燒之可也。奚有於啣

晤之帖括。高頭之講章。破爛不正之頭巾。窮酸朽腐之學究老儒。卽微宗教迷信。亦當與天下更始。所惜者。正因宗教迷信之意識卑劣。不足以範圍高等之人物。一旦置身承明之庭。自慚形穢。而又有發揚著作以潤色鴻業之隱念。天然萌動。四顧無何。乃不得已姑藉無謂之皮相粉飾以自娛。於是科舉活劇。乃復演於武人遊戲之場。

### 科舉命題之怪誕

洪氏既入金陵之三年。宮闕落成。朝班漸整。適計天王聖誕將臨。羣下方共謀慶祝之法。或謂開講道大會。或謂演劇。或謂集女館諸婦女作天魔舞。其說不一。而皆不當天王意。惟丞相何震川獨密上一奏。言歷朝皆以文章之士揄揚功德。若萬壽祝嘏。尤須搜詞摘藻。潤色太平。昔唐宋之盛。皆以科舉所得之元魁。賦詩奏頌。光照祝釐之宴。前明尤有新科狀元。恭祝萬壽之盛典。天王陛下與天合德。同符高祖。豈可無文人學士。稱揚功德。以顯文治之隆儀哉。諸臣或言俳優聲色。以娛聖聽者。其事

曾鄙俗不足道。惟有及此開科取士。既可以收拾人心。且足以表聖明之禮賢下士。是一舉而兩得也。天王覽奏大悅。立召東楊等告之。東楊亦不阻撓。遂命各官預備開科禮儀。又恐一時無人應試。因徧徵男館中之稍通文墨者。給與紙墨犒賞錢。令其負笈從事。卽命何震川爲主試大總裁。有盧賢拔者爲提調。其與試程式亦無歲科鄉舉春闈之別。但大約判爲三場。第一場取中者曰秀才。第二場取中者曰舉人。第三場取中者卽曰狀元。榜眼探花翰林進士。以次遞降焉。而所試之題目。特爲奇異。蓋洪氏等既以儒書爲妖言。一切摧毀。儼然祖龍之再世。其他詩賦判狀策對等。又非其所習。惟所頒行之天條三字經真言寶誥。奉爲文字上之金科玉律。則舍此更無可以爲試士之具。且充其迷信詭誕之慣性。斷不欲以他種文學。變亂其黨之耳目。故雖敷衍科第。仍以不肯宗教之僞說爲目的。天王親諭何震川曰。科舉取士。朕能聽汝所爲。惟彼等士人。俱讀孔妖書。將來題目如何出法。若仍照妖朝用四書五經。此實萬萬不能。不如將此科舉作罷。朕但令其寫幾個字。偷書法圓光。朕卽賜

彼爲狀元。亦何不可。震川跪奏曰。天王勿慮。臣自有法。臣深知天條寶誥者。實天朝之士人所當誦法。此次科舉。卽取其中字句命題。亦如妖朝之尊奉四書五經者然。則藉此正可令士人知所尊重。後此欲應朝廷考試者。蓋非夙爲熟讀不可。何患彼等之軼出法外哉。天王始釋然。

### 某孝廉科舉述聞

某幼時曾從一老孝廉問字。孝廉嗜飲。輒於酒酣耳熱時。道其在太平軍中事。時清季失政。法網反不甚密。且已歷三四十年。言之可無害。然猶非密室中及酒後不肯言也。蓋孝廉固太平某年之探花。親與考場之況味者。先是孝廉教讀某王府中。開科令下。某王語孝廉曰。先生可平地飛昇矣。以先生之才。何患不得狀元。孝廉欲不應。而不敢出諸口。漫然置之。某王以爲默認矣。令從者爲之報名備卷焉。第一試卽爲秀才之元。場中與試者約不及千人。出題卽爲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頌。又一題爲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功德巍巍論。但其若何評定優劣。某孝廉亦不肯道。

文字之若何矣。監場提調以及差役。無不索賄若干。幸某王已爲預備。尙可敷衍。否則彼等所交之卷。藏匿或毀壞。不得入主試之目也。第二場在首場之一月後。場規索賄更多。孝廉大窘。幸而尙有居停可指。彼等亦許書券以待出場後取償。孝廉卽書某王府取等字樣。胥役皆肅然起敬。立卽將卷首呈。故第二場又得爲解元。其題則爲立整綱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天父爲姦生理人論。孝廉自言絕不解其題意。但舖張頌揚天朝及天王東王語一篇。彼閱者亦不知若何爲佳。若何爲劣也。旣而復越一月。第三場屆矣。此次場規更形巍煥。內外皆懸燈彩。中堂悉供香花。耶穌十字架亦在焉。其卷紙悉用紅綠黃三色爲之。四周描金作龍鳳紋。中作方格。一字大幾方寸。先有提調遣人宣告。此次卷將呈天王御覽。非同常例。須格外寫得工整。文亦不必過長。恰以滿格爲度。宣告畢。復索賄如前。孝廉仍書券與之。此次題目爲四海之內皆東世。眞道豈與世道相同論。孝廉繙視卷格。每葉三十六格。不過十葉而已。乃將所作草稿刪節。然後繕之。是日場中止百餘人。天明入場。午刻已闌。無人

矣。及出榜。孝廉名在第三。一例拜見座。主納贄見。是日。狀元榜眼亦在坐。狀元係一湖北人。貌蠢然。侏儒。目灼灼無儀表。榜眼則妖麗如像姑。年僅成童。孝廉慝然有羞與爲伍之意。主司何震川據上座。無語。態度絕倨。盧賢拔居次座。謂孝廉曰。子幾作狀元。以書法不佳。恐呈御覽時有碍。故置第三耳。歸幸語某王。探花亦大佳。子以爲何如。孝廉唯唯。旋出卷互視。狀元卷乃全書宋體字。如刊板然。退而謂人曰。雖歷窮千萬年。地盡南北極。斷無如此之考試。亦無如此談吐之主司也。

### 考試女子

粵賊踞金陵時。既脅令士子應試。又考試女子。取傅善祥爲女狀元。鍾氏爲榜眼。林氏爲探花。招入僞府。令掌簿司批答。以獻媚。得諸逆歡。獨秦淮名妓王憶香者。爲僞都督施姓所得。佯爲歡笑。醉以酒。抽刀殺之。而自經於後樓。一班之僞科甲。能不愧殺成仁取義。曾不可以品類限也。

### 新進士朝儀

不可思議之考試方罷。而不可思議之朝儀方始矣。新進士見主司之後十日。天王頒詔召入陛見。是日即爲萬壽節日。內外文武官員齊集。即命傳臚唱名。而滿朝皆不知傳臚。即二甲第一人。竟另使一贊禮者呼之。即先令三跪九叩。而後聽唱。狀元之名爲王蘊琛。彼竟呼爲王溫深。其音如瘟生。衆皆愕然。又不敢不應。其次榜眼爲陸紹遜。彼竟呼爲陸活孫。其音如糊獠。自此以後。幾無不魯魚伏獵。訛誤連篇。舍一二新進士外。舉朝亦無一人知其誤者。傳臚旣罷。賜以冠服金花冠。爲龍鳳盤成。燦爛如世俗女子婚嫁時所戴之鳳冠。袍以宮錦爲之。亦極絢爛。雲霞滿目。惟鼎甲三人有之。其下翰林。則有袍而無冠。翰林約十餘人。下此則進士。惟紅綠縐爲短襖。俱禿頭無冠。進士約百人。皆三呼舞蹈畢。禮官乃命新狀元游街。狀元騎白驃之馬。招顛在前。榜眼探花俱青驄馬從其後。其餘翰林進士。或馬或步行不一。或竟有中途遁去者。禮官亦不問。游街約半日。腹中饑甚。無所得食。即就街頭買蒸餅數枚。匿袖中齧之。苦甚如罪犯。至傍晚始歸朝復命。天王命賜宴宮門外。典官咸來索賄。凡與

一金者。得食菜一盞。無金者。枵腹露立。雖呼籛無所問也。既而散歸。諸官府亦有來相賀者。或贈金銀作禮。頗有所獲。明日復入朝謝恩。又明日再入朝。則天王傳命有事召見。後此不必每晨入值矣。孝廉見無授職之望。仍從某王掌書記。問私詢某王。某等絕無職事。多此一番考試舉動。何爲。某王笑曰。本爲祝壽耳。若授職。爾等文人能作何事。豈若仍作吾之掌書大人爲佳乎。孝廉亦笑領之。後此不聞有他。惟一月後。天王召狀元入爲內閣掌書官。榜眼則充東王之變童如故。餘多逃去者。及明年復開科。考者益寡。然仍取鼎甲如故。及東楊敗。此事遂不復舉云。

### 女館創設之原因

洪既據金陵。乃布號施令。釐革清成法。有所謂十戒者。此皆東楊欲襲前代規模。俱無足異。所異者。以所掠得之男女。隔離處之。遂籍諸女置一所。名曰女館。揚言天父道理。不許滿城士女相暱處。實千古未有之奇禁也。渠固言天父所命。然天王及東楊以至凡有王號者。皆得擁姬妾。則又何說。右之者則謂有此禁令。於亂軍淫掠之

穢德。不防自絕。似亦彼善於此。然聞圍城中人傳信語。洪軍固時時擢人眷屬者。特爲天將以上之有位號者所聞。則提其所擢者入館。而懲治其人。是禁令未必徧及也。後訪之老於太平洪楊者。始知洪氏之設此禁。亦自有故。

當洪氏設教聚衆之初。本藉天主教餘緒。旁衍而側出之。教義竊取歐風。男女平等。無論老少母妻。一以姊妹兄弟相稱。並肩握手。法所不禁。於是大庭廣衆之場。多行色授目成之事。名曰親愛。親愛者一致頌爲美德。以故粵西老巢中之豪傑。類多兒女情長。桂林之圍。頓之年餘而不獲奏功。渠魁都携美眷。營壘中脂粉綺繡。薰籠虎子。無所不有。永安之役。始稍稍斂戢焉。然既立法於前。不能返汗於後。會東楊有寵姬者。忽爲某王所垂涎。竟援壑谷易妻故事。結事事無礙。皆大歡喜緣。東楊格於成例。無以相難。而心憾甚。及洪氏建號稱天王。大封從龍諸臣。東楊亦於此時開特別講道會。乃借天父附身。開宗明義發表此計畫矣。略言男女雖屬平等。而互相狎褻。實主所不喜。且主欲使爾等救世。須男女各盡其力。若互相狎褻。則必致力有未

盡轉妨害親愛之眞義。自此以後。於言語握手禮節接洽外。不許同室居處。有犯者。天王可代主懲罰之。甚者則蹈嚴刑。爾等勿貽後悔。於是出長沙。破武昌。雖亦縱掠。而三日或五日十日安民後。則男女不得同處。軍士眷屬。皆別爲一隊。連營數萬。皆婦女。名曰姊妹營。或問東楊何時可遂家室之樂。東楊答以天京奠定。神器有歸。方克弛禁。軍士稍稍傳播。衆皆希望此一着。故自江漢順流而下。軸轡蔽江。勢如破竹。以爲一得金陵。則目的可達也。東楊亦知江南佳麗。所俘虜婦女必多。意欲大肆漁獵。遂其淫樂。在勢自以破除此禁爲要舉。故初入金陵旬日間。絕無重申故禁之議。會東楊心腹侯謙方者。狡黠如狐鬼。眼皆有青色暈痕。衆皆私號之曰青眼鬼。青眼鬼曾爲偵探入金陵。悅秦淮妓紅鶯。誓必娶之。太平軍既踐金陵。以爲必可得志。及訪之。知已爲北王韋昌輝所得。青眼鬼大悲。乃遣使矯銜東楊命往索之。昌輝不肯。與鬼勃然曰。所不使汝空花抱恨者。不足見侯某之能力。因繩紅鶯之美於東楊。并數北韋之惡。東楊信之。果使謂北韋曰。能吾一見。當完璧致汝。北韋先知青眼鬼矯

命。至是亦以爲僞託也。蓋東楊雖素有好色名。然在金陵未破以前。固儼然以講道師自居。故北韋以爲必青眼鬼所爲。益肆然不以爲意。遂答之曰。此禁鬻豈可示人。設易地以觀。某姬亦可來吾府中。一供衆覽耶。某姬者。東楊所寵。青眼鬼之所進。云其胞妹者是也。使者歸報。東楊怒。卽欲遣衛兵往攻之。青眼鬼以爲不可。且恐事跡傳播。不足以服衆人。不如立法如此。彼必無奈何。而我則管領之下。囊中取物也。東楊聽之。於是復借天父降神。宣布新條例。洪氏不知其奸。遂畫諾而頒行之。

### 女館設團如軍制

館制。統天京中婦女約十餘萬人。分前後左右中爲五團。團如軍制。每團中以八方分隊。自東南西北至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各成一隊。或繪八卦形。乾坤震艮坎離巽。兌以別識之。每隊皆置隊長。官職如將軍。受節制於團帥。五團帥如天將。隊長下有百長什長各數十百人。一切號令儀制。悉以軍法部勒之。團帥以下皆用女官。得與東楊直接會議處置事宜。東楊以兼銜爲女館總稽察。其制實皆出於青眼鬼之手。

筆令甫下。粵西舊部軍士頗譁然。東楊令間謀得其誹謗者。捕逮之。輒置極刑。北章所寵紅鸞。竟閉入館中。旋由隊長薦升團帥。日出入東王府。而北章之嬖僕某者。竟遭東黨訐告。指爲私入女館。處以極刑。北章恨之刺骨。後此計殺東楊之毒。自此始矣。東楊又藉天父神語脅洪氏。盡出諸王於外。北章亦在出中。瀕行。向東王府。嘗曰。不出三年。行見汝尸餵狗彘。家陷汙池也。東楊旣無所顧忌。意益肆。

### 洪宣嬌私縱紅鸞

初館中有金陵女子傅善祥。綽有文才。東楊稽察及之。賞其才貌。擢爲中團團帥。未幾。託言選拔女侍史。主簿書批判事。乃量移府中。其缺以紅鸞補代。而女稽查天王嫡妹洪宣嬌者。亦與東楊有私。忌紅鸞妖艷。乃召而詢之。曰。子知東王寵子之意乎。曰。不知。嬌曰。姑無論。子亦念故主否。紅曰。妾受北王厚恩。匆匆訣別。未能一盡衷曲也。妾所以忍死相待者。正欲一覩故主顏色耳。嬌曰。吾爲子謀之。北王今方在桐廬間。不日有齋密札者。往吾當爲子請於天王而遣之。紅鸞頓首感謝。踰數日。紅鸞果

夜遁。東楊乃徧捕其左右參贊者及隊長等。付獄吏拷治。指爲通謀。罪至死者數十人。衆皆以傳善祥性慈愛。候其來館巡按時。爭求爲之緩頰。善祥允之。旋得末減。罰作苦工者三十餘人。由是善祥之名譽日隆。館中無不頌其恩德。惟洪宣嬌甚嫉之。

蒙得恩爲女館新總管

館址當金陵城西。關居民第四百餘戶爲之前後左右爲四門。門禁綦嚴。脫無團帥隊長之憑信而私自出入者。殺無赦。男子或私探其母妻亦然。自紅鷺之遁。東府另加守門總監。每門三人。日夜更番不少休。私逃之罪亦加重。輒用點天燈極刑。將以震懾人心也。然尙時有逃者。逃則或獲或否。會邏者得匿名書。係館中婦女投與某軍士約私遁。事旣舉發。株連逮治者甚衆。傳善祥輒左右護持之。大半得脫罪。洪宣嬌聞之。大不謂然。立馳東府。召善祥詆毀。挫辱萬端。東楊意憐善祥。微露不平色。嬌益尅怒。謂東楊輕己。且夙妬善祥之專房固寵也。忿語侵東楊。東楊少牴牾。嬌撫髀言曰。我豈慣仰人鼻息耶。請從此絕。東楊見其恨甚。欲追謝之。嬌遽出。升車去矣。越

日。天王果別任一人總管女館。而去東楊兼銜。東楊聞之。噉曰。此誠所謂三十老嫗倒紉孩兒耳。吾能受乎。遣人往探之。則新總管者。洪氏之寵童。蒙得恩是也。得恩姣皙如妖女。東楊初亦欲之。後爲洪氏所攬去。宣嬌愛其貌。又面首蓄之。東楊常怏怏不平。至是益難堪。乃日令其舊部爪牙伺察館中舉動。於是釀成大獄。而女館之局亦遂以終結。

### 女館中趙碧城之獄

先是蒙得恩以其嫵媚便佞之身。周旋天王天妹間。均得寵遇。用是蠱惑之術。無所不至。當其未入女館時。本常爲天王物色良家秀女。或軍士所掠得者。飾之入宮。以充嬪嬙。天王亟賞其能。雖五虎六友。無以過也。及是益得恣其採掇。著爲例。日閱百人。有恣態過人者。別著一所以待時。機進獻。凡吳娃越豔。皆爲夾袋中人物。因得於其間。烹鮮染指。女子之遭其荼毒者。不知凡幾。而館中前例之森嚴。破壞殆盡。相傳彼有容成素女祕術。雖雛鶯乳燕。無不入移春之檻。若既經瑕玷之璧。但令一施手

術無不立成完璞。潔白無疵。是以儘彼淫縱無度。天王絕不疑之。卽優游於宣嬌之間。亦未嘗稍呈破綻也。顧館中正多懷貞履潔。抗志不甘受污者。得恩憾之。輒借他事肆其酷虐。有女子趙碧城者。秀曼殊色。向隸刺繡館中。爲女教師。負針神之譽。與傳善祥爲文字交。善祥爲之調護於東楊之左右。因得保全其志節。東楊雖漁色。然以愛善祥故。頗能信用其言。又見碧城端重高潔。知其非能媚己者。故遂置而不問。碧城因得帖然無寵。感悅之憂。凡宮中繡衣緞及各種屏帳裯褥等。無不取之館中。其次則東府之衣裙繁飾。亦皆碧城所掌。洪宣嬌曾愛其人。欲令拜爲義女。碧城唯諾遷延。卒未嘗如其意也。宣嬌銜之。目爲善祥黨。久思有所中傷。忽一日。蒙得恩召之入密室。云商權天王新製龍衣事。洪氏故事。以黃緞繡龍爲帝服。適值慶祝千秋之期。將備新製。以邀天眷。故特召碧城議作法。碧城不疑也。無何。碧城顏色憤怒。忽忽而出。而得恩請假不蒞事矣。越一日。錦衣使者率緹騎來。徧捕刺繡一部人。下詔獄。云有謀逆大不道案發現。諸女皆皇皇。手足不知何措。旣入獄。又不卽訊鞫。始

覺狴犴之苦。較居館爲更甚也。碧城以領袖別繫東王府獄。命東楊審訊。東楊卽令丞相某君爲之。碧城極口呼冤。謂並非通情之證據。善祥爲之請於東楊。大約碧城可勿坐。而疑似數人。概與縲首極刑。讞定矣。突中使傳命告東楊曰。王之欲保全此妖女。固亦好生之心。但按其實迹。則萬無末減之理。王亦曾一聞彼之所爲哉。東楊問故。中使者曰。昨有蒙丞相奏稟。至。并贓物纍纍。皆錦繡之冠。帔袞衣。而裂縫。以便人觀覽者。天王驚問何爲。則片片吳錦。頗染杜鵑之血。斑斑湘竹。疑翻鴻溝之潮。蓋不獨以冠直履耳。且公然以婦女之穢私。縫入褚中。而佯爲不知也者。殆將恃爲魔勝也。事旣爲同館人所發。刑官三日內。歷數彼黨之稔惡。極刑者二人。縲首罰徒作者。又數十人。讞獄已定。不復改移。幸東王勿爲所蒙。逆徒罪大惡極。不可復留也。東楊聞言。甚表同情。惟以善祥故。特爲碧城祈請免死。蓋原讞固應凌遲也。中使返命。洪氏先入蒙得恩言。促典刑者卽日駢誅。碧城僅得降凌遲一等。已身首異處矣。東楊大恚。幾與天王大起衝突。蓋東楊擅權已久。一旦處處掣肘。不覺頓生取代之心。

由是牴牾益甚。

### 女館解散

東楊既惡蒙得恩盤踞女館。致已無可問津。而傳善詳向持女館可廢之議。目的頗堅。日夜伺推翻之機會。而於宣嬌與蒙得恩之行爲。尤爲刺骨。漸訪得蒙之曖昧淫毒。俱以告東楊。且曰。不去女館。此禍終不可止也。妾觀三年來。度支廩給。歲費數十萬金。徒養此十餘萬無用之女子。此種愚劣政策。實千古所無。而闔城之人。舍王侯將相有顯職者外。上自官吏。下至工農。俱不免鰥魚興歎。怨戾之氣。鬱爲荒歉。卽古所謂陰陽不和。雨澤不降也。今大王果能獨斷獨行。恩綸立沛。令館中婦女。各與軍士爲配偶。願尋故劍者聽之。如是而大王之功業益隆。人心益固。彼區區太平位號。豈足慕哉。東楊大悅。於是復借天父立說。逼洪氏畫諾。而一浹旬間。使四百餘戶之巨館。風流雲散云。

女館雖多弊竇。而不以冶容招禍者。安然可保。且夕。卽擇配命下。彼嬌兵悍將。如鐵

虎貪狼。大肆淫毒。有勢力者。輒擁十餘人以歸。於是中人以下及三十以上之婦女。俱無幸免之理。所恃者懸梁投井與服毒數事而已。清代官書謂女館分配之命。下賊酋皆各占其有殊色者。多至數十百人。雖位卑者亦不減十餘人。雖非實錄。而當時亂點鴛鴦。顛倒鴉鳳。致數年來全貞守潔之婦女。盡遭浩劫。則確有此情事也。相傳洪氏受東楊之請。意不欲施行。謀於丞相何震川者。震川言糜費天庫之巨金。以蓄養此無用之婦女。萬歲何取而爲此。且聞東府恆遣其心腹。至館中索賄。或選其有姿者充下陳。是留之適足爲東府財色之淵藪也。臣心以爲不如罷之。洪氏意始決。

當女館遣散時。洪氏以蒙得恩與天妹宣嬌爲判合總司令。東楊則以傅善祥與侯謙芳副之。蓋東府爭權。事事欲與天王埒。設有不順。輒借天父附身以抵制洪氏。故洪氏無奈何。然意深憾之。異日族滅之禍。實積於是也。時善祥主張恪守教義。令有保證確係一夫一婦者始與之。且略考其才貌性情之高下剛柔而爲之撮合。宣嬌

不然。聲明須重賄。凡納金多者得美婦。不問其已有妻妾及人品優劣若何也。善祥面爭其非。宣嬌老羞變怒。而批善祥之頰。善祥泣訴於東楊。遂不復出而視事。由是配合之權悉操於宣嬌。婦女之被毒者遂無幸免矣。

自女館散後未踰年。東楊敗。善祥殉焉。宣嬌猶命發其屍而焚之。且詈曰。子尙能助妖女斥我索賄否。

### 太平君臣多嬖孽

古書有言。美男破老。試觀歷史中龍陽餘桃事。何一非昏駭敗事之君所爲。惜哉。太平天國之開國規模。不令遂室家之樂。而寧使易以嬖孽之差。豈知俊僕狡童。恃寵讒佞。小則損私德。大則敗公益。其患甚於女寵。而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哉。彼太平天國之君臣。無論文武賢愚。無不廣蓄頑童。徧徵男色。騶從所經。必有幼稚數十輩。喁喁馬後。少者亦四五人。美其名曰公子。如閩人之契弟。如山門中之小沙彌。其爲穢德。又何容諱。且其亂政債事。尤指不勝屈。姑舉一二以表其凡焉。

東楊寵倖侯裕寬

侯裕寬者。事東楊。卽侯謙芳之族弟也。貌妍美妖麗。如娼家婦。長髮鬢鬢。掠鬢分鵝。又如近今婦女之時妝。尤善媚術。東楊雖盛怒或不適。得其顰笑。輒顏爲之霽。情爲之怡。當女館嚴禁時。雖以國家王侯之責。不能出入。而裕寬銜東王命。竟得自由往來。常與宣嬌並轡巡於館中。衣飾非男非女。見者不能強指爲男子也。彼旣恃寵驕縱。於館中婦女。惟所欲擇。肥選瘦。指燕調環。團帥及百長趨承惟謹。非絕美麗而韶年稚齒者。不足以供一顧也。凡初與婦女好。皆誤以爲彼亦女稽查。捫吻狎褻之態。雖羞而不至忿。及驟遭污辱。恒以不及預備。致失抵拒。反如陳倉棧道。暢行無阻矣。然守志者。往往於事後捐生。以洩無窮之恨。如此者。不知凡幾。彼蹈隙必遊。女館中。幸東楊非彼不歡。能離左右時。殊鮮也。一日。東王欲裕寬搔背。適裕寬不在側。乃命李壽暉者進。裕寬之黨飛報於裕寬。卽疾返匿楊室後。俟壽暉出手刃之。東楊聞之。僅借吸煙爲名。荷校三日而已。蓋裕寬以一乞憐。楊卽不復問其殺人之罪也。其後

有人求於楊者。但賄裕寬。無不如願以償。

### 侯裕寬黃啟芳陷張炳元

有廩生張炳元者。金陵世家。既陷太平軍中。眷屬盡閉於女館。孑然一身。爲東楊司筆札。惡裕寬之側媚。不之禮。且時呵斥之。裕寬心不能平。後炳元爲北韋索去。名曰過館。遂不復與東府往來。裕寬亦忘之矣。旋炳元有獻城反正意。密結黨羽至數十人。並親投江南大營。與滿將軍福興相約。且邀清弁田玉梅等入城。議於咸豐四年新正投降。開城門納清軍。北韋府中無知之者。會北韋之嬖童黃啟芳者。欲炳元書執扇。炳元不許。啟芳慙且怒。因事與裕寬遇。互斥炳元之短。裕寬囑令注意炳元劣跡。允藉手訴於楊。以害之。啟芳問其小厮某甲。張先生近日頻出何往。小厮曰。聞常往南城宿陳天將處。陳天將者。太平官陳桂堂也。時守南門。啟芳乃令小厮尾炳元行。探其蹤跡。一日。小厮告啟芳曰。吾儕蓋遁乎。聞天將家某童言。張先生與天將連結。請滿兵大營入城。劫奪王位矣。吾儕留此恐遇害。啟芳曰。果有此事耶。他日張先

生復往。卽以告我。逾日。小廝踉蹌入告曰。張先生又往矣。啟芳乃自往尾之。炳元途遇其黨田玉梅。云陳桂堂已天王調守七里洲。事機不順。奈何。相與嗟歎。炳元乃令作書致大營。告以須改期。啟芳馳歸告密。適北韋外出。軍士不聽命。乃亟馳告裕寬。裕寬以白東楊。立命衛士往捕之。則田作書已發。而他往營幹矣。惟炳元方坐待。因捕得之。令黃玉崑天侯拷訊。榜掠備極慘毒。不吐實。乃言啟芳私吸鴉片。恐已發其隱。故以是挾嫌。東楊命人搜啟芳之室。果得芙蓉膏及呼吸具。將捕往治罪。北韋另使一人易之。始獲免。於是啟芳與裕寬合謀。必死炳元而後快。因使人謂炳元曰。子必誣指某某。吾當釋汝。炳元笑曰。吾借子手。以毒攻毒。多死一人。則多除一害。寧不甚佳。於是盡誣指忠於天國者。以爲同黨。裕寬乃擇其與己不睦。及有資財可詐取者。悉敲剝之。前後不下數百人。反利用炳元爲虎俛。而炳元亦利用之以殺太平舊黨。久之。北韋大憤。請東楊治裕寬罪。東楊以詰裕寬。裕寬忿曰。彼自罹法網。而饜我耶。試問黃啟芳朝夕在側。將何以正國典。東楊以問北韋。北韋始無言。然恨裕寬剋

骨矣。且因之與東楊有隙。卒致互傷兩敗。皆裕寬爲之。而炳元亦卒以裕寬故。受點天燈極刑。女館中之眷屬亦駢誅無遺類。其後裕寬卒爲啓芳所譖殺云。（按張炳元即炳垣。已見前編。因與東楊北韋兩府倖臣有關。其說較詳。故並存之。）

章昌輝嬖童黃啓芳

黃啓芳本蘇人。寓金陵。父爲某宦幹僕。啓芳生而白皙妍美。洪氏入金陵。初爲天將某氏所得。以獻賴天侯。北韋見而索之。遂從北韋。北韋嬖之。如寵妾專房。其他莫敢當夕也。啓芳爲人善媚巧言。舉止能得人憐愛。而性狡毒。旣以計陷害張炳元。復以相軋故憾侯裕寬。欲除之以快己意。會裕寬乘女館遣散之際。竊據色美者數人。東楊不知也。而宣嬌知之。心不謂然。而數其罪。裕寬雖投地自責。然寢忤宣嬌意。嗣宣嬌訴於楊。楊怒欲殺之。裕寬族兄謙芳爲東楊參軍記室。胞兄侯淑錢則掌膳夫。精烹調。東楊非淑錢所手製不適口也。二人均爲裕寬所請。繼以涕泣。否則請俱死。且言裕寬甫娶婦無子。大可憐憫。東楊意稍解。令裕寬囚服入。將自詰問其狀。裕寬乃

泣訴冤苦。妻某氏。色妖豔。亦從之入。踞東楊膝下。願爲婢媵。東楊意大動。遂仍令給事如故。而納其妻侍左右。蠱惑益甚。宣嬌固疑之。東楊每聞宣嬌來。輒匿裕寬。不令相見。詭云已死。宣嬌心不平。乃欲覘其侍東楊時。突入以抉其隱。一日東楊小有疾。掩閣晝臥。宣嬌揭簾走視。則裕寬伏足後。兩手按東楊之股。間以搥拍。東楊閉目受之。態似甚適。而床頭執拂驅蠅。擊甌進茗者。裕寬之艷妻亦與其役焉。宣嬌大怒。狂呼東楊爲兄。今日吾竟見鬼。東楊大驚。遽起問天妹何所見而云然。宣嬌指裕寬厲聲曰。彼非鬼耶。吾能擊鬼。語畢。拔劍欲刺。裕寬殼悚萬狀。緊抱東楊之足呼救。東楊笑而起。翼之曰。吾已赦彼。終身執役於此。不准出門一步。天妹亦當憐其悔過而赦之。宣嬌持劍不釋。亦無答語。勢若不可兩立。東楊忽色變聲顫。閉目凝神。狀如降神時。天父初附其身。頻頻呵欠。此時裕寬伏其身後。裕寬之妻更伏宣嬌之足下。崩角無算。東楊忽大聲作語曰。宣嬌聽旨。爾兄誠心勸世人能悔過當赦則赦。此我特許彼之主權。爾豈可私心與之反對。速去速去。爾今所作所爲。漸背聖旨。如此胡爲。將

來爾有何面目。升天面主。爾須速自改悔。如爾所爲某某事。不犯天條。當誅戮耶。我尙赦爾。爾獨不肯赦他人耶。須知侯裕寬能一心扶助爾。兄身體強健。亦是將功折罪。何可強爾兄立時殺死。爾若不聽。吾即使爾兄借手殺爾。爾時悔之晚矣。語畢。閉目片晌。宣嬌額汗浸浸。已無人色。手中劍不覺自落於地。鏗然有聲。此實太平軍中獨秘之催眠術。凡一降神。雖至獯惡不循禮者。無不五體如縛。肅然改容。迷信之心。理固應如。是非盡作僞可致也。於是宣嬌不待東楊之詞。畢頹喪欲死。宛似村嫗見偶像。不問其爲十姨髭鬚。體力不覺漸軟。雙膝垂垂。無心自屈。而懺悔之私。傾筐倒篋以出之。平時所不肯語其親愛之良人者。至此亦不容不口自陳述。神哉。迷信之魔力。而東楊之狡獪。能直抉其隱秘。用心亦不可謂不深也。至此則宣嬌妬殺裕寬之心。一天風雨。消歸無有。冰雪連朝。見日則解。其理誠有不可思議者。

宣嬌啓芳謀陷侯裕寬

宣嬌旣歸。不敢怨東楊之稱天父以辱己。然不能不憾裕寬之權力復出己上。中心

憤。懣莫可言。宣乃往懇於北。韋適北韋以事他。出啓芳竭力逢迎。頗足解宣嬌之怒。蓋啓芳本亦宣嬌面首之一也。窺見宣嬌之意。微以言餽之。宣嬌盡舉裕寬事以告。啓芳扼腕曰。以天妹之尊。而見屈於若輩賤人。此誠世界顛倒事。奴才不敏。奮區區之願力。或尙能爲天妹洩忿。宣嬌瞿然曰。小子能盡忠若此耶。啓芳曰。何敢云忠。亦爲天國除此毒害耳。試思北王有大勳勞於國。誰不奉爲福音。乃裕寬細人。竟敢設心陷害。致使東北兩府失和。王常言非殺裕寬。吾畢生之英武安在。故但與王計議。當無不如響斯應。而設有用奴才之處。則請冒死以從。宣嬌大悅。乃許以啓芳爲腹心。令隨時偵察機宜。再定下手方法。旣而北韋歸。聞之。亦爲宣嬌大不平。曰。此子罪惡已稔。東楊若再袒護。吾見伯有之門生莠也。逾月。指揮官魯大封爲清軍。敗於豐縣。執奉使之丞相曾立昌送清軍。乞降某將軍麾下。旣而逃回金陵。變姓名曰黃昌。漢輦重金入東府。賁緣結侯裕寬。以先容於楊。竟復得爲指揮。尋升天侯。時東楊以曾立昌爲東黨重要人物。忽遭陷害。方懸賞購魯大封。爲立昌報恨。切齒未已。而不

知黃昌漢時時出入其門。化身術固妙不可階也。府中人雖多知其底蘊者。然以裕寬恃寵。終莫敢發此覆。會裕寬以事撻其廝養。廝養遁入北府。啓芳聞之大喜。探其隱情。廝養俱告之。啓芳以爲奇貨至矣。引以告北韋。北韋使人私謁黃昌漢。得其實。爲魯大封之證據。且其從者願爲證人。因遽馳白於天王。立飭指揮逮捕。鞠訊吐實。且及侯裕寬得賄狀。於是天王下詔索諸東楊之門。東楊大驚。旣痛曾立昌之死。又恨魯大封之狡。而侯裕寬之累已名譽。乃至庇無可庇。蓋北韋已搜得裕寬親筆與大封之交涉。呈諸朝廷。天王更怒不可遏。故事已無可挽回也。東楊縱恨北韋之藉此顯翹已短。然亦知裕寬之罪。萬目睽睽。業已共見。不得已乃呈裕寬於法庭。天王命立即梟首。置魯大封點天燈刑。東楊旣失裕寬。懊喪者累日。頗有南內無人。雨淋鈴曲之感。卒乃納其妻侍左右。謂慰情聊勝無云。

### 復闈豎之制

闈豎爲我國帝制上宮闈之大污點。無論其把持權勢。賊害公是而已。且刑餘之人

謂何肉刑之除。遠在中古。後世尙安得有刑餘司闈之制。太平天朝既知破除一切。奈何復揚此燄哉。聞金陵建都之始。亦已毅然廢除之。乃忽信一二細人之言。噓枯嚼汗。重播大惡。是豈不可以已乎。雖然。皆僉王不屏之害也。先是有李壽暉。壽春兄弟者。以柔媚得天王歡。後壽春事東楊。兄弟俱擅勢。燄以其無家室。不近婦女。或曰本奄宦。或曰天闈。未知孰是。但壽暉屢銜使命出宮。指揮朝列。威望炙手可熱。且時時巡視軍政。幾如唐時之觀軍容使。壽春亦勢與壽暉相埒。每事必爭先。一着東楊聞之。以爲能壯己之聲威。非獨不責。且深喜焉。年餘。天王宮禁中時有宮人對食事。而非闈監。名譽益不佳。東府亦以姬妾多爲僕役所誘。大患之。慨然有復古寺人之意。二李因進曰。奴才少事舊奄人爲師。深知此中穩秘。常見闈割之手術。其事頗易。曾試習之。苟選壯健之童男數十人。供奴才奏技。他日於宮政上裨益之多。未可枚舉。吾王豈無意乎。東王大悅。乃曰。任爾於男館中自由指選。好爲之。如有效。當更爲天王宮徧易此輩。吾不爾斬也。二李因先徵幼童十餘試之。奏刀驕然。立死者至。

四五。其餘用藥敷治。創口不能適合。負痛至死者。又二三。更數日。則十人盡死矣。二李恐爲東楊所知。獲重譴。乃更捉幼童十餘人。有知前次之慘斃者。俱逃遁不肯就。強縛而刑之。宛轉呼號。慘同刳豕。二李見手術寡效。方寸稍亂。刀技益不循理。死者愈衆。而敷藥終不良。縱不卽死。亦難善其後也。乃私訪於典醫李俊良。李躍然曰。胡不早謀。吾有善藥。必能使之奏效。雖然。何以報我。二李曰。千金不吝也。俊良曰。千金乎。卽以爲不吝。爾此事奏效。當得賞萬金。若其無效。身命且不可保。關繫重大。若此。而曰千金。吝乎不吝乎。二李曰。若然。君如使吾有效。吾卽當遵命以萬金爲壽。俊良始允諾。及試。則果少死。然創旣合。輒又漲悶。不可溺而死。於是死者又數十人。前後死者計數百人。其存者數人而已。然亦負傷如廢人。不可使用。二李患之。忽某丞相府一竈下養者。云自河間來。其父常爲閹割業。能知其術。蓋河間固閹豎出產地也。二李亟以重金邀之來。懇使奏技。死者果少。二李大悅。報於楊。前後得奄童二百人。分遺天王宮及東府北府。適僅足用。幼童之死者實二千餘人矣。二李恐彼竈下養

傳播已事。爲東楊所聞。必獲罪。乃誘與宴樂。乘間戕殺之。以滅口焉。其殘忍如此。及東楊敗。二李以同黨誅。

### 沈良江之筆記

粵逆之亂。半天下。事平後。各文人記載。如癸甲撫談金陵記事。可憐集。僞宮記等。無不備錄。見聞以供采擇。而沈君懋良江春夢菴筆記。尤爲詳備。因撮其大略而摘錄之。據云。庚申辛酉間。僞宮婦女不下數千。大半吳越產。處女十三歲外。無完璧者。僞后一人。轄嬪娘一。愛孃二。嬉孃二。寵孃二。娛孃二。位列上等。僞王各有好女四。妙女八。姣女十六。姘女二十。妍女二十四。娉女二十八。媼女三十二。媚女三十六。媚女四十。自一品至九品。以僞妃二十四人。各轄妣女四。媼女四。媼女四。媼女四。始女四。一品至五品。更有則元女十人。六七品。更有妖女十人。僞幼主宮中。僞王妃一人。轄美人四。麗人八。佳人十二。艷人十六。位列一品至四品。僞女司以二品掌率六人。各轄女司二十人。其幼逆之淫。無復人理。處子過十歲。爲污辱而死者。不知凡幾。洪逆在

時。僞宮元女三人。皆以幼而免。洪逆死未及殮。已遍污之。死者二人。復於僞妃女宮中。選百餘人。日夕行樂。而洪逆之兄洪仁達。洪逆之甥蕭全福。洪逆義子四王相。又各乞數十人。以去。餘俱屏入女司。由僞正王娘袁姓主之。爲其擇配。袁本上元人。專司僞宮棄女。出入其手者。以數千計。當洪逆未死。責令各獻婦女。多選者列上考。曾有僞詔云。繼自今四郭來朝。萬方一統。東南貢大妹。西北獻嬌娃。太平天一統。天福儘堪誇。又有詔云。你們姊妹休違拗。肯來歡。你是要好。受打受罵。休悔恨。打是恩情。罵是俏。聞係洪仁玕所撰。逆極賞識之時。蒙得恩侯裕寬雅善逢迎。專司被擄婦女。已嫁者充女司。未嫁者充妖女。完璧者充元女。含羞逼辱。日死數十人。裕寬且進醫治元女之說。故八九歲以上。罕倖免者。

洪逆造作邪說。謂天父名耶和華。生五子一女。長耶穌。次卽已。次楊逆王。次韋。逆女曰宣嬌。洪逆義子僞四王相。本嘉禾人。貌姣好。性和平。惟淫荒無度。過於禽獸。五月間。天降大霧。傳僞詔云。現蒙天父降下甜露。繼自令大小文武天兵。大共變喫甜露。

不得喫飯。合郡茫然。不知所解。後又有僞詔云。眞神能造山和海。任那妖魔八面來。天羅地網幾重圍。你到弟妹把心開。岳飛五百破十萬。何況妖魔滅絕。該天父好手段。妖魔萬算不當天一算。天兄好擔當。天兵一到妖魔盡滅亡。你們軍士暫行安息。朕今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百千萬。大顯權能保固天京。你們軍士大共享昇平之福。至明日戌刻。竟到天上去了。荒謬不知所云。殊足令人絕倒。其僞詔中謂東王楊有和曰和甥。西王蕭全福曰福甥。干王洪仁玕曰玕胞。侍王李世賢曰賢胞。輔逆楊輔清曰輔胞。翼王石達開曰達胞。忠王李秀成曰秀胞。贊王蒙得恩曰恩胞。章王林紹璋曰璋胞。皆所謂一二等王也。衆逆中惟石達開文理優長。李世賢李秀清權謀機變。蕭朝貴勇藝絕倫。尙有作賊才。餘皆昏昏無能。祇可作刀頭鬼耳。僞試以每年二月初二日。軍帥文試。取信士一人。十二日武試。取藝士一人。三月初三日。監軍文試。取秀士二人。十三日武試。取英士二人。四月初四日。總制文試。取賢士二人。武試。取能士二人。五月初五日。省提學文試。每五人。取俊士一人。十五日武

試每五人取毅士一人。逢癸酉兩年五月二十五日。集新舊信賢秀俊士考拔。每五十人取傑士一人。逢子午癸酉年七月初七日。省提考文闈。中式者曰約士。十七日武試。中式者曰猛士。皆無定額。逢辰戌好未年九月初九日。正總裁文天試一甲曰狀元榜眼探花。二甲曰國士。三甲首名曰會元。以下曰達士。二十二日。武天試一甲與文試同。二甲曰威士。三甲首名亦曰會元。以下曰壯士。其榮好二字。係強改于支卯丑二字。當時有某生借應試爲名。大肆毀罵。先是洪逆聞人道某生才。因令製楹聯匾額。生書匾曰。尖卡斌傀。聯曰。一統江山百零五里。滿朝文武三十六行。後生分屍死。

僞服以黃緞繡龍爲上。黃次之。紅紫次之。青藍黑又次之。僞冠上三等。王用金。僞官用紗帽。鄉官用金。僞袍上三等。王黃緞繡金。三品以上黃緞繡花。六品以上黃緞。九品以上紅紫。以下皆雜色。馬褂上三等。王三品至六品與袍同。九品以上紅緞。以下黃布紅布。僞宮人以搭背代馬褂。以闊平簷垂纓代紗帽。餘皆同。別有縫裳。卽闊管

褲鈕裳褲襠不扣縫而用鈕者開裳卽開襠。褲散裳卽裙。散袍卽斗篷。遮腿分左右後三幅束於腰際。乃乘涼所用。皆僞宮女子之服。

金陵將復時。僞宮屢見怪異。僞巡查陳全發見西逆府前一物。遍身白毛。高二丈許。駭極而奔。婦女每於夜間見有穿號褂或頂帽者至。一見卽口不能言。任其輕薄。女尤甚。醒後卽形若木雞。不許他人入室。旣而有無數獼猴。魚貫行城東。有長至五六尺者。旋散去。僞宮夜間曾有紅頂花翎面塗五色及黑衣丈夫多人。汚僞后賴氏等以下十數人而去。蒙逆長女爲一白衣藍頂遍身皆毛之怪所祟。怪係美丈夫。僅十餘齡耳。來時火光皆作慘綠色。一日午後。有巨聲自東南來。旋聞無數鬼哭。似訴申寃二字。楊逆室中見有一白髮人。遇人卽笑。詰之不應。亦不懼。未幾隱去。僞宮中每見無數紅衣紅面人。立屋脊上指揮。洪仁達巢中見一頂帽蟒服者。叱之。數人皆一色妝束。真異事也。

### 指配

賊據金陵。立女館。以廣西蠻婦監之。夫妻母子不得見。及賊糧將罄。盡驅無色者出城刈稻。實則縱之使行。踰月。及下指配之令。設僞媒官司其事。凡男女年十五以上。皆報名。高格者配至十餘人。以次遞減。然祇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姦。或老夫得女妻。或狡童獲鳩母。顛倒仰勒。飲泣含冤。上元吳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關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徧野鴛鴦。指此事也。令初下。投繯墜井。自刎服毒者。不可數計。

### 男妾

賊擄幼童年十二三以上者。六千餘人。盡行閹割。而誤去外腎。死者十六七。秀清選其姿色麗者。傳粉裹足。着繡花衣。號爲男妾。如侯裕寬李壽春鍾啟芳王俊良等。皆極妍美。有巧思。能以側媚得諸逆歡。久而出入簾幕。漸與僞妃嬪通。狎褻幾不堪言。諸逆縱之以爲樂。

### 珠帳

署某營都司方君。總兵而加銜提督者也。少陷於賊。投誠後。征江陰。匪寇而得婚媾。詢女家世。故士人子也。美靜而能。頗有大家風範。方甚重之。誓將老於是鄉矣。後以積功。故職位漸峻。或言女之歸也不正。無以承誥命而肅家人。乃別聘金陵某氏爲妻。而降女爲側室。女卽以妾庶事其嫡。無愠色。無怨詞。而大婦卒不能容。誚讓谿刻。女惟背人飲泣。自歎實命不猶耳。未幾。方病卒。女父明經先生至。欲挈之歸。而大婦兄弟輩不可。偪往金陵。後況不可知矣。方在賊中。嘗見忠王。出其所攜金玉寶玩。別爲五等。最上者獻洪。次者自取。餘以分賞諸酋。有飾冠大珠如龍眼。夜置暗室中。光射五尺許。又選一分以上者十數盤。以銀絲聯爲帷帳。獻諸秀泉。謂晷日寢其中。自然清涼爽健也。甲子白門有兵。勇持碧玉如意。而售於市者。問其價。昂然曰。百金。彼固不知百金之未爲多也。

### 興國人之不義

洪逆之黨攻武昌。洪山時羅忠節守洪山。賊屢攻不下。募能破官軍者。賞賞五千金。

興國人獨出應命。盡力攻擊。果破洪山。詣賊酋領賞。賊酋怒罵曰。汝輩不憚自殺。鄉里不義如此。留汝何爲。命盡殺之。興國人至今猶以爲大恥。

賄寇之被給

道光末年。英軍入揚子江。阮太傅家居。與其徒江壽民等。募貲備盛禮。使人饋其統帶。爲揚城求免。時西兵本無意於揚。揚遂得無恙。已而洪秀全兵至。江亦賄之。如賄英之策。賊匪從旁去。不入城。踰時又至。賊仍入城屠掠。無異他處。而揚民恃有賄故。不遷。被難者愈多。江無以自白。遂投江中死。時丁儉卿晏在淮安。亦欲爲之。並先以棗子栗糕燈籠鷄子。蓋取早立登基之意也。後聞江死乃止。

洪秀全日記冊

日人光安眞益。前年在廈門收得一小冊。乃太平天國洪秀全傳道時所作日記。頁首有小印。篆文爲光大二字。冊中字跡模糊。且多行敬側。所記諸事。俱瑣屑無奇。此後有花縣硃印一顆。旁注細字一行云。教匪洪秀全日記備查。乃知係初時爲他案。

沒入者。其冊確非贗物。惟與後來事無干。故人或不之注目。以今視之。抑亦寶物也。

### 上帝會

秀全師事粵東狗頭山朱九濤。至粵西桂平縣。與其妹婿蕭朝桂比鄰。楊秀清深相結。又得廣東花縣人馮雲山。倡上帝會。自爲教主。入會者歲納番銀五兩。聚男女無拘。男不論長幼。概曰弟兄。女不辨婦姑。總曰姊妹。既立上帝會。秀全自以爲天父第二子。降下附會泰西教。謂耶穌爲天長子。已乃耶穌弟。稱天父名火華。諱火爲亮。華爲花。編造讚美經咒。以下元轉運。紅羊劫數已臨。入其會者。受享快樂云云。會規仿泰西教。亦尙禮拜。初每食必禮拜。羣跪合啐。至金陵。以七日爲率。禮拜必夜半。辭云。讚美上帝。爲天聖父。讚美基督。爲救世真聖主。讚美聖神風。爲神靈。讚美三位。爲合一真神。真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智者踴躍。接之爲福。愚者醒悟。天堂路通。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凡間。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 洪氏外交政策

廈門有黨應洪氏起事。燒燬衙門。殺戮官吏。獨不擾夷人。且以書予之。述其意見。主義。夷人心甚悅服。英水師提督派數人乘汽船入長江。三月十五日解纜。十九日抵焦山。越日到江甯。洪黨遙見汽船駛來。以爲夷人助清軍攻已。即然大炮隔岸轟之。破其舵尾。夷人并不還炮。急升白旂。洪黨中有知升旂之例者。乃以小舟赴汽船詢之曰。君外國人。此非商埠。君來此何故。對曰。我國商人雲集上海。南京有亂。恐有殃及池魚之憂。此日之來。欲與君等設法保護商人。道路傳言。多有謂洪黨專與英國爲仇者。故特來一問。今已訪知君等真意。此後釁端于我兩不相助。于爾勿害通商。書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等其圖利之。洪黨見其言甚婉。意皆欣洽。遂送入金陵。見秀全。秀全與歷覽各營。以軍容之盛誇示之。因復之曰。通商大局。理所應然。理之所許。吾必許之。吾黨如果得志。彼此相安。斷無仇視。至若鴉片一物。遺禍中國。不可殫言。勿來爲便。英使者乃於三月廿四日去江甯。溯流而東返滬。天王使弟洪仁玕同行報聘。見英法美各領事。美領事曰。敝國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州之戰。天王爲

人民爭自由。實東方大革命也。天王盍遣使敝國。一通交好。仁玕反江甯。旱美領事書。天王即遣仁玕使美。時美領事歸國。齎國書同行。書曰。太平天國天王。告美國大民主。前上海貴國領事。以貴民主意上書。書達金陵。經東王閱過。承朕覽。以貴民主遠居海外。音問不通。翩然肯來。實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玕。遠使貴國。朕聞貴國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爲主。男女交際。無所軒輊。實與我朝立國相合。朕甚嘉賞。一切交涉事件。可與朕弟仁玕往還。凡貴國人民來我國者。皆上帝之子孫。朕必以兄弟相待。以後兩國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

### 洪楊託名妖術

洪楊之變。流俗謠傳。彼黨皆有妖術。然獲訊後。實無此說。不過彼等踵稗官小說之陳迹。假篝火狐鳴。以資蠱惑。而迷清軍耳目耳。當楚兵堵城之敗。逃出者云。親見有洪楊黨徒飛空。致全軍驚潰。嗣鞠老黨。始知接仗時。彼乘槍煙迷漫時。各脫紅黃短衣。向空拋擲。清兵遙望。遂誤以爲能飛也。又譁傳有妖婦胡二媚。能呼風喚雨。騰空

指揮所向無敵。後有自彼黨中逃歸者云。彼黨實無他術。當對壘時。彼趁槍烟蔽障人目。縛幼女長竿上。豔裝綵服。如賽會抬高故事者。烟散即撤去。又有術名發猖。臨戰時。黨首喃喃誦咒。殺雞滴血入藥酒。各予一杯。云飲此即有天父天兄佑助。足避刀劍。實則投以猛烈之藥。令人焦燥。奮不顧身。所謂發猖者。發其猖狂耳。非真有術也。

### 酒罈之拒洋人

洪兵自北口而出大江。揚帆直下。官兵不敢當。獨上海道吳爽。即吳建章招集廣東頭猛船及民船十餘號。裝有紅毛大炮數十位。據小狼山。竭力相拒。衆寡不敵。卒爲洪黨所克。吳爽又獻策。聘洋兵及輪船助攻。守洪黨夜用酒罈。戴以雨帽。每罈掛小鏡一。浮水而下。黑夜昏闇。清風蕩漾。似人游泳而來。洋人懼其逼近。放炮攻之。連綿不斷。火藥將竭。洪氏伏兵齊出。擒輪船上大伙一名。洋人乃獻兵糧。換之。彼此約不侵犯。計洪氏自廣西倡義以來。以南京殺戮爲最。屍骸積疊。淮河之水俱穢臭不堪。

乃修整明朝舊宮殿居住。建江甯爲天京。殿上懸柱銘二。一曰獨手擎天。重整大明新氣象。丹心報國。掃除胡族異衣冠。一曰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堯舜之天。

### 陸建瀛之誤國

賊踞武昌久。向軍門晝夜襲擊。逆衆不能安枕。探知襄樊以北。已設重兵。而長江惟建瀛一軍。懦怯不足畏。乃定東下金陵之計。自永安至此。所擄男女近五十萬人。船以萬計。資糧軍火。財帛婦稚。盡置舟中。新舊賊步騎夾岸。旌旗蔽野。帆檣如雲。諸僞王皆衣黃袍。僞侯以下衣紅。繡龍織鳳。間以雲物及麟獅鸞鶴之屬。冠亦如之。時據船樓上置酒會飲。懸燈張彩。夜半照耀如火龍。晝擇男女姣好者。各傅脂粉。錦衣珠飾。俾執役於左右。後艙則鳴金播鼓。絲竹間作。如世俗之戲。十番者。長江數千里。僅於老鼠峽東梁山兩遇官兵。未及交綏而退。總兵恩長陳勝元中礮落水死。而兩江督陸建瀛縮首金陵矣。建瀛之初出師也。中軍以上屬褻韃。將弁整隊伍。敬候大帥。

祭旗。而建瀛久不出。則與愛姬執手涕泣。不忍遽別也。

### 杭垣之陷

咸豐年間。賊擾江西安徽等省。浙江之軍以常玉山昱嶺關四安鎮三路爲重防。其餘則覘賊所趨而調撥之。己未十月。江南借浙閩鄉試。皖南之人赴浙者。率由廣德四安徑從安吉孝豐山中抵杭。蓋小路也。自是人始知山中有塗徑。而賊亦偵探得之。庚申春。大軍圍金陵甚急。僞忠王李秀成欲救金陵。乃以悍賊數百沿路裹脅。由安吉孝豐餘杭越山而至杭郡。巡撫羅壯節公遵殿。以事出倉卒。未暇調兵。不知所措。數日而城陷。賊進攻滿城。將軍瑞昌悉力固守。而杭城內錫箔匠數萬人。羣起擊賊。又值金陵分大軍繼至。賊仍由此路遁走。大會羣賊攻陷東壩。乘金陵大軍之虛。攻陷老營。而東南遂糜爛矣。

### 捏造神兵

仙桃鎮爲鎮屬。污陽同知林天眞攻之。殺賊方酣。突有悍賊。徧體插刃。繪面挂鬚。猙

獐若厲鬼。馬上手長矛。狂呼入陣。烟霧迷漫中。遙望從賊有躍身空際。高至數丈者。紛紛然飛舞上下。采色爛然。清兵駭異。天直倉皇搏戰。猝受重傷而死。事後詢之。賊則拋擲婦女衣服以疑之。又縛少女長竿上。艷裝綵服。佯作指揮狀。不知者遂驚以爲神。

### 蘇州失陷時之軼事三則

王貳尹者。需次蘇州。奉檄巡城。丙子夜至閶門。一官踞胡牀。侍者數人。謂曰。此何時。尙巡夜耶。王異其言。不暇詢問。過胥門。亦坐數人。曰。若何自苦。可速歸矣。王益疑之。急詣撫署。衆皆臥。語其闈者而出。則衢市已有呼譟聲。人馬雜沓。王避走小巷。遇賊於館門。問何爲。詭詞答之。且請指示生路。賊予以黃旗。令出葑門。曰。某司馬遣探軍情也。及門。門者果問。如言應之而行。由是觀之。蘇城之失。實內訌。非外人也。六門分守。布置釐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先是守城兵役。稽察性嚴。行旅無金。艱於出入。有費者不問人也。實求虛應。操縱行奸。遂使繁富之區。失諸寤寐。惜乎。

又婁某者。官通判。巡夜歸寓。皂韉在足。賊至。倉皇無以對。一賊睨其足。下笑曰。幸遇我耳。若他人戮矣。我亦七品官。候缺湖南。又聞賊酋納貲爲令丞等官。出入蘇常。藉爲耳目。章服輿馬。多金而豪。儼然與搢紳爲伍。衣冠鬼賊。誰則知之哉。

杭人姜少汀者。販賣古董於蘇州。賊付僞箭數十道。使出招募工匠。實至上海約內。應也。滬人獲而鞠之。姜謂僞忠王李秀成帥賊四千。駐彭氏宅。新降兵勇不下二萬。則大營領兵官李文炳統之。別有三四品官五六人。皆降賊。領事如故。十日內冠帶出入。炫耀其徒衆。過此則從賊裝矣。

### 咸同太平年表

道光二十七年。粵西大饑。羣盜起。

三十年。洪秀全起事於桂平縣之金田村。清廷以大學士賽尙阿督師廣西。

咸豐元年。洪氏紀元。太平天國。

二年。「即太平天國元年」洪軍解長沙圍。浮洞庭而下。克岳州。十一月。洪

軍破漢陽入武昌。清湖北巡撫常大淳死之。清廷以在籍丁憂吏部侍郎曾國藩督辦本省團練。治兵於長沙。

三年「即太平天國二年」洪軍棄武昌。劫衆東下。舳艫蔽江。疊下沿江州縣。破安慶。旋下金陵。清江寧將軍祥厚。兩江總督陸建瀛死之。清欽差大臣向榮駐師金陵城外。號江南大營。洪軍攻湖口。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帥湘軍出境助剿。七月。曾國藩創長江水師。以楊載福彭玉麟統之。洪軍克九江。分股入湖北。清湖廣總督張亮基帥潰於田家鎮。十一月。洪軍連下桐城舒城。進迫廬州。清在籍給事中督辦本省團練呂賢基死之。十二月。洪軍克廬州。清安徽巡撫江忠源死之。洪軍下鎮江揚州。分軍北徇河南直隸。洪軍克上海。清軍克揚州。

四年「即太平天國三年」正月。清湖廣總督吳文鎔戰沒於黃州。曾國藩帥師克岳州。洪軍棄常澧走。三月。洪軍又克岳州。常德龍陽等府縣。四月。曾

國藩督師追擊洪軍於靖港。大敗。投水。旋遇救。上疏自劾。奉清廷旨革職。下  
月洪軍下宜昌、枝江、松滋等處。清湖北巡撫青瑩棄城走長沙。洪軍又入武昌。  
清誅青瑩於荊州。七月清軍又下岳州。大破洪軍於城陵磯。清廷給曾國  
藩三品頂戴。八月曾國藩督水陸軍攻克武昌、漢陽。十二月清水師捷於  
湖口。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上海進圍鎮江。洪軍以小艇襲清營。獲曾  
國藩坐船。並文卷。曾馳入羅澤南營。上疏自劾。

五年「即太平天國四年」洪軍大舉攻湖北。清湖廣總督楊霽退入德安。二  
月洪軍再克武昌。清湖北巡撫陶恩培死之。洪軍溯漢直窺荊襄。九月清  
援鄂之師潰於羊樓洞。江忠濟死之。十月石達開由崇通入江西。連下新昌、  
安福、分宜、萬載等縣。袁州、瑞州、吉安、臨江等府。南昌戒嚴。清廷以官文爲湖  
廣總督。胡林翼爲湖北巡撫。

六年「即太平天國五年」清軍攻武昌。湘軍統領按察使羅澤南中槍卒。李續

賓統其軍。二月，清江西軍潰於樂安。曾國荃募勇長沙。北王韋昌輝殺東王楊秀清，昌輝又爲洪氏殺。國內亂。九月，清江西官軍福建援軍大潰於建昌。十一月，劉長佑克袁州。曾國荃克安福，晉攻吉安。胡林翼攻克武昌。漢陽楊載福、李孟羣亦連克黃州。興國、大冶、蘄州、蘄水、廣濟、黃梅各府縣。曾國藩勞師九江。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戰沒於高資。金陵大營陷，督師向榮退屯丹陽。

七年「即太平天國六年」二月，曾國藩丁父憂，清廷賞假三月，回籍治喪。三月，清廷仍以曾國藩督辦江西軍務。曾國荃大破石達開於吉水。清軍克鎮江。

八年「即太平天國七年」四月，劉坤一克撫州府。張運蘭克建昌府。洪軍入浙江。五月，清廷以曾國藩辦理浙江軍務。八月，曾國荃克吉安。江西防務解。九月，洪軍連下皖南十數府縣。清湘軍統領李續賓迎戰於三河，死之。

曾國荃破敵於景德鎮。三戰皆捷。江西肅清。曾國藩定四路出師策。漕督袁甲三奏皖中糜爛。請飭曾國藩由河南光固進剿。曾國藩由黃梅移駐宿松。十二月。胡林翼進軍英山。洪軍克江浦。天長六合儀徵揚州。清張國樑援揚州。又克之。

十年「即太平天國九年」二月。洪軍克杭州。清提督張玉良赴援。克之。閏三月。清江南大營潰。欽差和春總統張國樑死之。四月。洪軍克蘇州。清蘇州巡撫徐有壬死之。兩江總督何桂清逃走常州。洪軍乘勝又下常州。清廷以左宗棠襄辦曾國藩軍務。給四品京堂。曾國藩補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江西軍務。曾國藩設淮揚水師。以黃翼升統之。清廷以曾國藩兼皖南軍務。八月。洪軍克寧國。清將周天受死之。洪軍進迫杭州。以地雷轟開外城。清浙江巡撫羅遵殿死之。左宗棠破敵於貴溪。連克德興。婺源。二縣。李鴻章募軍廬州。

十一年。「即太平天國十年」正月，洪軍由石埭分二路趨祁門大營。左宗棠鮑超破之。左宗棠大破敵於樂平。洪軍竄入瑞州。祁門路通。曾國藩移駐東流。曾國藩設太湖水師。以李朝斌統之。四月，張運蘭克徽州。左宗棠克建德。八月，曾國荃克安慶。時安慶入洪軍九年。至是始克。肅清東南之基以定。十一月，洪軍再圍杭州。清提督張玉良戰沒。洪軍入城。清杭州將軍瑞昌。浙江巡撫王有齡死之。洪軍克湖州。清在籍道員趙景賢死之。洪軍撲松江。洋將華爾帥常勝軍助剿。

同治元年。「即太平天國十一年」正月，清廷以道員李鴻章署江蘇巡撫。多隆阿克廬州。曾貞幹克和州。繁昌。鮑超克石埭。涇縣。曾國荃克西梁山。彭玉麟克太平府。連下金柱關。東梁山。蕪湖等處。進迫大勝。秣陵。二關下之。遂圍南京。清廷以左宗棠署浙江巡撫。五月，都興阿克松江各要隘。進攻雨花台。洪軍克嘉定。進窺上海。松滬戒嚴。李鴻章帥程學啟郭松林及英法兵攻克南漣。

青浦金山衛各處松滬圍解。李秀成帥二十萬援金陵。曾國荃督諸軍禦之。  
十一月左宗棠克嚴州府。李鴻章克常熟縣。程學啟郭松林破敵於太倉。  
二年。即太平天國十二年。正月左宗棠克金華紹興二府。龍游蘭溪永康武  
義桐廬等縣。浙東肅清。曾國藩自安慶東下。視師周察營壘。洋將戈登助  
攻福山破之。擒敵目朱衣點等。三月洪軍自江浦圍清營。曾國荃遣彭毓橘  
禦却之。清軍悉收內河要隘。毀敵舟淨盡。金柱關防務解。劉典克休寧黟  
縣。李鴻章克太倉州。清廷以曾國荃爲浙江巡撫。左宗棠爲閩浙總督。四  
月劉連捷鮑超破敵於六安州。洪軍解圍去。鮑超克巢縣含山和州。皖北防  
務解。五月曾國荃帥李臣典攻克雨花台外城。及聚寶門外石壘九座。曾  
國荃會楊載福彭玉麟攻克下關草鞋夾燕子磯各敵壘。劉連捷會水師克  
九洑州敵壘。長江上下一律肅清。六月鮑超移紮金陵神策門。李鴻章克  
吳江。曾國荃克長干橋印子山上方橋各敵壘。八月李鴻章克江陰。程

學啟破敵於寶帶橋。毀其石壘一。土壘三。郭松林克無錫。李鴻章克蘇州。誘殺降將鄧雲官八人。程學啟克潛墅關。陳湜克江東橋。蕭孚泗克上方門。高橋門。七鬮橋。土山。方山。各壘。

三年。「即太平天國十三年」曾國荃克天保城。分兵扼太平神策門。金陵圍合。二月。李鴻章克溧陽。宜興。各縣。李鴻章克嘉興府。程學啟中槍卒。

左宗棠克杭州。曾國荃破敵附城月圍。挖地道。安放地雷。四月。李鴻章克常州。左宗棠克德清。石門。各縣。六月。曾國荃督諸軍。用地雷轟開城垣二十餘丈。清軍蟻附登城。克金陵。太平幼主洪福瑱遁。擒李秀成。洪仁達等。誅之。

左宗棠會李鴻章攻克湖州。左宗棠克安吉。浙江平。九月。江西浙江清軍會破敵於廣信。洪福瑨走石城。席寶田擒洪福瑨。送南昌斬之。

太平天國鞞聞 卷一

一三三

太平天國鞞聞卷一終

400311  
X